

創作文庫

果允遠

李健吾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序

在中國，寫的無論好壞，戲是一宗賠本生意。先不說難得書店印行（所以我更要感謝生活書店）。沒有舞臺上演，沒有名家導演，沒有演員扮演，而且更壞的是，沒有觀眾領受。我這話冤枉好些從事戲劇運動的志士，然而考慮一下現時的成效，我相信，大家會原諒我的失禮，如果不是牢騷。

但是我依舊寫我的戲，在一種相當的寂寞裏。

這需要勇氣，一種純而又純的精神作用，因為，說實話，物質的

翻庸等於空之又空，零而又零。好些人喊了一陣子，而且喊了好些年，偶而得到一時的熱鬧，好像水上的浮泡，立即化於無痕。有的灰了心，扔下自相期許的工作，看也不看地走了開；有的還終始不渝，孤掌難鳴地鳴着。在這些紙上談兵的英雄——不是英雄，是什麼？——之外，有一個人永久獻上，於沉默中獻上他的敬愛。我的意思是：指自己。從他們的光榮的成敗，我借來不少的勇氣，做自己的勇氣。

這兩齣戲——梁允達與村長之家——即是我近年所能盡的微力的一種佐證。

優劣不必計較，只這一顆寂寞的心，總該值得同路人的收受。那怕再也不會上臺，只要有一位讀者覺得戲好玩，作者全感到非常的榮

目次

梁允達……………	一
村長之家……………	二七

梁 允 達
(三幕劇)

劇中人物：

梁允達 年近五十。

四喜 前者子，年二十餘。

梁趙氏 四喜妻。

老張 梁家夥計。

張爹 前者父，年六十餘。

劉狗 年近五十。

蔡仁山 年三十餘。

時代：

現時。

地址：

華北某村。

時間：

第一幕 冬季某日，黃昏。

第二幕 次日，晨。

第三幕 又次日，黃昏。

第一幕

景：空地一塊，向左走出是車門，是巷，是路；向右是二門，進去是內院。後面十牆下面，放着一輛大車，前朝天，後着地，斜向車門。前面左方放着一架碾，倒像一個石礮子，說實話，常常有人往上坐。

第一場 梁允達 (自外匆匆上)

梁 (一壁張望，一壁喊。) 四喜！老張！(站住。) 怎麼，全死了嗎？家裏連

人也沒有，難不個個害了瘋症？我到廟上不過半晌午！走的時候還囑咐了來！車還在露天地扔着！我聽賊偷光了，也沒有人管我這家當！（喊。）老張！四喜！四喜老婆！老張！

第二場 梁允達，老張（由內上。）

老張 大爺回來了，我聽見你叫我，又像喊旁人。

梁 不叫你，叫誰？冬天沒有活，你整天躲着，影子也隱個不見！

老張 我在槽頭添料，糗子完了，尋四喜哥，不見，叫了半天四喜嫂子，也沒有答應。

梁 他們不在家，出去做什麼？

老張 我知道！四喜哥前頭走，四喜嫂子後頭擡，我知道！

梁 我說了多少回，關好車門，關好車門，大車扔在外頭，叫人家偷了，還是個不見！

老張 誰偷？在外頭擡上十年，也沒有人動。

梁 縣裏人查下來，頭一抓去！車門敞着，瞎子也摸的進來！（望着車門。）可不，鬼也撞的進來！（轉身。）狗哪？

老張 狗？做什麼？

梁 叫你們拿條鏈子。晚晌把狗鎖在車門底下，沒有一個人長着耳朵！

老張 大爺到廟會捎條鏈子回來，家裏還沒有。

梁 又得我操心，你們都是死人！四喜哪？

老張 說過他不在家。

梁 我怎麼不知道？連你也鬼頭鬼腦，不知鬼混些什麼！他女人哪？

老張 我沒有聽見。

梁 一個年輕輕媳婦家，走東說西，冬天正好在屋裏紡紡線，織織布，沒有聽說飯碗丟下，就溜到別人家去。我還沒有聽見這樣女人！

老張 倒跟男人是一對。

梁 誰叫你插嘴的？這裏有你說話的地方？還不到槽頭，給我餵牲口

去！（叫回老張。）狗哪？

老張 我沒有睇見。

梁 還不給我找狗去！回來，老張！你用條粗蔴繩，把狗鎖在車門底下，就是鬼進來，也躲不過。停住，你先把車門關好，誰叫門也不開，有人找我，就說我在廟上，不，在係裏，不，在外縣，反正出了遠門，一年半載不回來。你啣嚙什麼？

老張 （不動。）你好像招了邪。

梁 你說我什麼？

老張 我說大爺像嘔了氣。

梁 （斂神。）我沒有嘔氣。（腰向石碾。）槽頭沒有粹子，料怎麼拌？

老張 只夠拚一回。半夜起來還要餵一趟，怕就不夠。

梁 罈子口袋在西房，你叫四喜老婆指給你。倒說，我還得上一趟公所。有人問，說我不在，記住不要留。聽清聲音再開門。

老張 好像夜裏真有賊來。你一定聽到什麼風聲。

梁 沒有。真的沒有。

老張 沒有也罷，反正有人倒楣。

梁 你說什麼？

老張 我說，我說，四喜哥來了。

第三場

梁允達，老張，四喜（自外上。）

四喜 (沒有看見父親。)老張，你得打救我，馬上就要玩兒命。

老張 (低聲。)輸啦？

四喜 輸了個乾淨！不說你那塊，整個賠到裏頭，另外還欠下四五塊，連起先前的賬，一總要三四十。講好了，都是老袁頭。

老張 (示意。)老頭子——

四喜 (誤解。)還用說，得從老頭子身上打干音。可是我一天沒有聽見老不死，其實聽見也白搭，手指頭向來不透縫兒。

老張 我槽頭還有事。(向內下。)

第四場 梁允達，四喜。

四喜（回身，看見父親。）呵！爹在這裏！

梁 畜牲！對了，我在這裏，老不死在這裏，你盼我死，我死了你好荒唐，你好輸光我的家當，你好作踐我的名聲！這一家由祖宗傳到我手，看你把它糟蹋光了，你有那本事，我還沒有那臉！你想我死，我偏活給你看！只要我有口氣，你敢動一動我件傢伙！不孝的忤逆，我甯可送你上縣，公堂亂棍打死你，也不要妄想沾我一星星土！孫子你也給我抱不出一個來，我這好好一脈絕到你身上！你還有心要錢，不怪跟流星一樣，你老婆成天拋頭露面，叫人看我笑話！狗東西，不處治你一頓，你也不知道我厲害！我非……我……你怎麼啦？

四喜 我頭有點兒暈。

梁 你這孩子！（撿他坐在石礮上。）二十多歲的人，一點男子氣也沒有。（徘徊。）我就是你一個兒子，從前你爺也就是我一個。他不喜歡我，因為我現在外頭荒唐，不是我要胡來，是有人勾引。我脾氣不好，可是我經不起人勾引。我經不起。好像心裏藏好了壞事，就等外人來掀蓋。不！好像生來是柴火，一見紙枚頭就着。經不起三言兩語，就轉了方向。我做了多少壞事，連人想都想不到！那時我還有個幫手。我們沒有做過一件好事。那怕一個光白念頭，他也會將白變黑。這樣混了好幾年，我打發掉他，算來該有二十年光景。我成了好人。（沈默。）不過我忘不掉他。今天在廟會上，我就像瞧見

他，二十年了，他還是那付模樣。

四喜 這人是誰，你那麼怕他？

梁 我不怕他，你也不用管是誰。說真的，我那時學壞有人勾引，可是輪到你，難道又有人領着你學壞？你也二十多了，該放明白。遲早我總有一死，死了這一家全歸你，到時候少掉一分地，你會心疼。現在你不當家，我不和你一般見識，不過我告訴你，你這樣胡鬧下去，再也不成。你欠下人家的債，你聽明白，我沒有閒錢替你墊。

四喜 (起立。)你叫我怎麼辦？我跟人家講好的，誰贏誰輸，三天以裏見賬。

梁 都是誰？他們打夥騙你！

四喜 可是我押三，偏來四，押了四，又來三，就是不騙，我也輸。
我的時運太壞。

梁 你就沒有好過。我問你，前前後後，你向老張借過多少？

四喜 也就是五六回，約摸有十來塊。

梁 他一個長工夥計，那裏來的這些錢？

四喜 我不知道。我借了錢想翻本，本沒有翻回來，借的也輸了。

梁 你這糊塗蟲！天快黑了，你好好在家，不許出去，也不許招惹閒人。你沒有聽見你女人？

四喜 喫過早飯，我就出了門。

也只有你——自己女人的下落都不知道。（轉身向外，預備走出。）

第五場 梁允達，四喜，蔡仁山（自外上。）

梁 我當誰。吓了這一跳。

蔡 我在巷口聽見你就叫你，你們倆都沒有聽見。你還不快到公所去，大家等你一個人，那方面人也派下來，喫過這頓飯，好商量個主意。他們問我，我說在廟上聽見你，還講下早到，誰知我在公所裏坐了半個時辰。沒有聽見你個影子。想找你，又不知道你在廟上，在家裏，還是路上耽擱住。後來是我說，到你家看看，好在不在遠幾步路。

梁 那方面人怎麼樣？好不好說話？

蔡 片子上是個參謀銜，人倒不錯，說話滿文雅。

梁 多大年紀？

蔡 也就是三十歲上下。

梁 那我們就去罷。你聽他的口氣怎麼樣？

蔡 不太難。可是他要等你來了纔說話？（忽然。）今天廟上你沒有碰見
孰人？

梁 什麼熟人？

蔡 我走到糧食旗門口。迎面碰見一個老頭子，年紀和你不相上下……

梁 怎麼樣？

蔡 向我打聽你。

梁 怎麼個打聽法？他穿的什麼衣裳？

蔡 你像很關心。他穿的什麼衣裳你也要知道。上身披着件光白破羊

皮，頭上戴着頂大耳朵帽，下面又像兜着條馬褲……

梁 你說，你說。

蔡 不等走到跟前，他就笑着招呼。他先問我是那村人。問定了村，

又問我名姓。這一客氣不要緊，活惹了一肚子暗鬼。後來他就提起
你。

梁 我？你說，你說。

蔡 那張嘴真有他一氣！後來越套越近就村子裏拐灣摸角，他沒有個

不知道，就是你車門上的門神，他也像打過交道。他跟你老朋
友，好些年失了音信，先打聽個明白，好到家裏見面。

梁 (脫口而出。) 我不見他。

蔡 你沒有碰見他，知道他是誰？

梁 對，對。他說他姓什麼來的？

蔡 我忘了問，他也沒有提。

梁 那就好，那就好。(轉向四喜。) 喂，我到公所去，回來也許天黑
了，小心門戶，不管什麼人來，不要留。(向蔡。) 好，我們走罷。

蔡 你先走一步，我跟四喜有話講。

梁 跟四喜？

我替人捎句話。

梁 那我先走了。(滿心狐疑，向外下。)

第六場 蔡仁山，四喜(早就預備好了等候。)

四喜 給你使眼色，你也不理我，急了我一身汗，單怕你說我句壞話。

蔡 呸！你壞，礙我腿事？我比你大幾歲，你糊塗，難道我也糊塗？再說，你爹高興不高興你，跟我風馬牛，我也說不上個好歹。不過，四喜，你不能說我沒有眼色，我還沒有走進車門，就看出你爹唱訓子，我聽年下這臺戲，少不了你做娃娃生。

四喜 說正經，老頭子不給錢。

蔡 那你叫我怎麼跟人家講？人家不同你賭，你偏不服氣，輸大發，又尋我作保。

四喜 你探他們口氣怎麼樣？

蔡 人家要錢，你要怎麼樣！

四喜 我沒有錢。

蔡 人家不傻，不由你硬賴，兄弟，我這保人也不是好做的。多不過兩天，我哋你早些想法子，多多少少，總該有點兒搪塞。

第七場 四喜，蔡仁山，老張（自內上。）

老張（向四喜。）四喜哥，我想起來，告你一句。那筆錢，連本帶利，我要。

蔡

（向老張。）什麼！四喜欠你的？欠多少？

老張

不多，也就是十來塊，帶利該有二十。

四喜

你冤我，頂多十六七。

蔡

究竟多少？

老張

我說二十，不信問他老婆。

四喜

我女人靠不住，跟我兩條心。

蔡

那麼，你自己該有個準譜子？

四喜

我有什麼準譜子？都叫輸光了，又不是我喫到肚子！

老張 不是我逼四喜哥，我錢來的不容易，要是還賬，該把我放在頂前頭。四喜哥，我不過想起來，提醒你一聲，我還要槽頭去一趟。

（向內下。）

第八場 四喜，蔡仁山。

四喜 你們像打夥好了來逼我。

蔡 也就是像。我那面不比老張；你家夥計，說不還，就不還，反正是你家夥計，他得忍這口氣。你又是他的小主子，又是你老婆從中說話，一時不還，他也只得甘休。我那面，不沾襟，不連親，說上一句反臉，我都得跟着過堂。不過，我明白，這也不是馬上的事，

就是馬上，我也不能聽人家一口氣欺負你。

四喜 自然，自然。全仗着你。我要不信任你，不會找你作保。現在是我爲難，將來臨到你爲難，要我怎麼，我怎麼。

蔡 不用說將來，眼前我就有事跟你打聽。

四喜 我沒有個不幫忙。

蔡 你知道，那方面派了人來，口頭說是幫着弄保衛團，其實暗地還有筆買賣。這筆買賣包給誰，誰就可以打筆油水，發筆小財。夠格兒承包的，咱村就是兩個人。你不是外人，我不妨告訴你，一個是我，一個是你爹。可是一村只要一個人，不歸你爹，就歸我。那方面像是看中了你爹。不過你爹怕不會幹，他是出名的正派人。

四喜 不見得，他那樣子老像做了虧心事。

蔡 反正他不像你荒唐。

四喜 更不對，小時比我還胡爛，他自己講給我聽。提到錢，他先眼紅。

蔡 也好。你聽你爹說起什麼沒有？

四喜 我壓根兒沒有點兒影子。倒說，什麼買賣？

蔡 你不用管。反正歸我辦，有你好處。你爹要不幹，再好沒有；他要有點兒活動，你想法打斷他的興頭。你那面的債攔在我身上，保你個乾淨。

四喜 可是我馬上等錢用，你得先借十塊。

蔡 我不是搖錢樹，馬上搖不出錢來。你幫我做這筆買賣，你爹一不幹，我就出頭承銷，臨時攔上你的名字，叫那方面知道你家也有份兒。

四喜 你先墊我八塊，以後全好辦。

蔡 買賣成功，我一準借你二十。

四喜 要不六塊，反正你得先借我。

蔡 我身上沒有帶錢。

四喜 我跟你家裏取。

蔡 你簡直想錢想瘋了。我先問你，你要錢做什麼？

四喜 我有用處。

蔡 頂多輸出去。

四喜 我輸苦了，這夢我不做了。

蔡 哼，我明白。小心你女人知道嚷出來。二禿子是賴皮，二禿子媳婦貪的也不過是銀子。我走了，這錢我不借。

四喜 五塊總可以。

蔡 我還要趕到公所去。（轉身向外。）聽！你媳婦又跟着個男人回來。正經，你該好好在家管管自己老婆。（自語。）見鬼！正是廟上碰見的老傢伙！

第九場

四喜，蔡仁山，梁趙氏與劉狗（自外相偕上。）

梁趙氏（向蔡。）你大叔好。（向四喜。）你倒好，窩在家裏，叫人家外頭找，東也問西也問，問到黃昏，不見個蹄子影兒，原來在家裏！

四喜 你自己不知道那裏逛了趟，賣人情找我！

梁趙氏（向蔡。）你大叔聽，他可冤枉死人！他也算我男人，嫁過好幾年，成天不著面，不是耍錢，就是踩人家小媳婦腳根子，倒像我成了多餘！

蔡 家長家短，當着生人，還是少說兩句好。

劉 你指我生人，看你這記性，遠了不提，不久咱倆還在廟上見過，一次生，二次熟，你連朋友義氣都不懂。虧你活這大年紀！眼前不表，就說小時候，你吊住奶頭不放我都見過，不信的話，聽我叫你

小名……

蔡 (窘。)我真不知道你老人家……

劉 對了，我老人家！我瞧着你長大的！那時還沒有他，（指四喜。）他爹比我還小個幾歲，倆整天一起玩兒樂，晚晌一個被窩搗腳睡，媽的，誰不曉得咱劉狗！

蔡 (奉承。)原來是劉爺！我就覺面目有些熟！這幾年你在那裏恭喜，看樣子就像發了洋財！

劉 屁也不財！洋財！少恭維兩句，我倒痛快。咱爺倆有話改天講，我一天跑累了，你也該到公所去，晚一步，鴉片長翅膀，有你上吊的日子！

蔡 就是說，我正要走。（自語。）活見鬼，怎麼全知道！（向外下。）

第十場 四喜，梁趙氏，劉狗。

梁趙氏 （向劉，指四喜。）這就是我男人，回家早，你找我公公，問他就成。

四喜 （向梁趙氏。）你簡直野了一樣，不管年老年少全帶進來，知道爹認識不認識，待見不待見，回頭自討無趣，那家子興！

梁趙氏 人家站在村口問我們家，好意思不給人家領路！也就是你這吃飽了不着家面的男子漢，懂的規矩！爹認不認，見不見，有你插嘴的地方也來嚼舌頭！

四喜 你簡直氣死我，當着外人面前……

梁趙氏 (急接。)當着外人面前又怎樣，還不是欠人眼，偷人媳婦！劉先生跟爹老交情，幾十年沒有相會，人家一不討債，二不完婚，爹有什麼不待見，說來倒像作是一家主子！

四喜 你不會閉住你那張——

梁趙氏 我不言語，好在你是漢子家，我不同你嘮叨。(向內行。)

四喜 你進去做什麼？

梁趙氏 (轉身。)眼看天黑了，燒燭，燒飯……

四喜 去，去！

梁趙氏 我去，我去，省的礙你眼！(下。)

第十一場 四喜，劉狗。

四喜 不管你姓劉姓牛，爹今天吩咐好了，是客人不見！

劉 這話不該對我講，知道是我，你爹會不講這話。第一我不是客人，再說我不是匪人，何況我更不是犯人。你爹出世那天，我從娘胎輾出來叫喚；人人都說我倆像雙生，可惜他錯姓梁了，我錯姓了劉；其實劉也好，梁也好，倆一見如故，不要看他高了三寸，我矮了五分，多少年不見面，回頭還是個不亦樂乎。

四喜 我不懂你說些什麼。

劉 小孩子，你還沒有活夠歲數。可不是，我跟你爹那分兒交情，慢

說兄弟，就是公母倆也差勁。一缺錢花，他就走來央求我，不是我
有錢，我比他還窮的個光，是我有招兒弄錢。

四喜 告訴我，你有些什麼招兒？

劉 這得慢慢來，不是三言兩語能了事。

四喜 說真的，爹不在家。

劉 不用你說，我早知道他在公所，跟隊伍上人打交道。

四喜 你這人也怪，既然知道，何必先到家裏撲個空。

劉 我又不是隊伍上人什麼乾舅舅，要我啃屎去？這裏你爹在也罷，

不在也罷，就跟自己家一樣，早見晚見，不外一見。

四喜 他說了不見你。

劉 我倒怕他說了不給你錢。

四喜 你像個算命先生。

劉 你叫四喜，我連你小名兒都知道。你怕老婆，背過身又在外頭偷女人，我也知道。得了，你坐下，嚙你站着，就叫人覺得骨頭軟。

四喜 我不坐，骨頭也不軟。

劉 你不坐，我坐。（坐石礮上。）怎麼樣，四喜？你像透了你爹，我指你爹年輕時候。

四喜 他這麼說來的。

劉 他跟你也講？他那麼相信你，你這荒唐鬼？

四喜 我一狠心就是好人。

劉 怕的是你不狠心。

四喜 我爹就會從壞變好。

劉 我倒不信，看着做壞人，也許是好人，做好人，說不定是壞人。
打個譬方，你有的是錢，你窮的還趕不上我。

四喜 我怎麼有錢？

劉 你爹就是你一個，死了連房帶地全歸你，不是有錢是什麼？

四喜 我要現錢。

劉 這還不容易！家裏有的是東西，不管衣裳被窩碟子碗，抱出一件
是一件。

四喜 廟上先沒有當舖。

劉 不愁沒有人要，只愁你沒有膽子偷。先從你媳婦身上偷起。

四喜 教我個別的。

劉 說，你爹的錢藏在什麼地方？

四喜 我不知道。

劉 你聽他常進那間屋子？

四喜 還用說，他睡覺的屋子。

劉 趁他不在，你到屋子摸一趟。

四喜 他知道了，不猜第二個，先揪住我抄一頓！這家裏就是我一個人等錢用，天爺老子都知道！

劉 不遠就是隊伍，你約幾個弟兄，晚晌家裏來個明火，保你馬上發

財。

四喜 狗嘴裏長不出象牙，難怪你叫劉狗。你還不如叫我收拾了我爹。

劉 (不言語，又似不理會，半晌。) 這算什麼，就有人做的出來！

四喜 我做不出來。

劉 (站起。) 可憐蟲，你也得找幫手！

四喜 你說什麼？

劉 我不說什麼。進去罷，天黑了，外頭怪冷的。

四喜 (躊躇。) 不過……

劉 進去罷，我跟你爹老交情。你前頭走，要不我前頭走，好在一

樣。停住，有人說話。

四喜（回身，向外望。）有人影子。（諦聽。）是我爹的嗓子！（向內廳下。）

第十二場 劉狗，梁允達（自外上。）

梁（盛怒。）車門也不關，天黑的這麼早，說黑就黑，一百個賊也溜得進來！（向劉。）誰站在這裏，四喜嗎？怎麼不做聲！難道是老張，你啞吧了？我叫你拴狗來，狗在什麼地方？好混賬！

劉（笑。）狗在這裏。我又找見你了。

梁（氣落。）呵！你是誰？

劉 你真不認識我？看我老成什麼樣子！

梁 (囁嚅。)你……你：你是劉狗！

劉 (大笑。)對了，你的老伴兒，虧了你這記性！

梁 天太黑，我瞧不清。

劉 不算太黑，還有月亮。咱們二十年沒有見面，我添了一臉老皺

紋，難怪你不敢認。

梁 (咳嗽。)我也老了。

劉 你像不如我，還多添了點兒咳嗽！

梁 不，不，我一時噙了嗓子。

劉 你想不到我會來找你。我自己都沒有料到，人家告我土豪劣紳，

聽到風聲我就跑，家產一丟二淨，躲來躲去，還是奔到你這裏。我

一點沒有存心攪你。(稍緩。)你吩咐家人不見我。

梁 我就不知道你來，怎麼會指你？再說你遭了難，我不能不留你。

劉 我猜你不會。咱倆老交情，今晚我憩在你這裏。

梁 那自然。我女人死了，你跟我一匠睡。

劉 我要在你這裏住好些天，好些天……(向內。)

——幕——

第二幕

景： 一間大廳，右牆角堆滿了農具；緊靠後牆，一張條几，上

面放些大小簸籬，以及種種粗窳的家用磁器；條几左旁有門，望出去是院子，因為這是一間西房，早晨的陽光正好從門洞射進來；門的左面擺了一排大缸小罐；緊靠右牆，一張小方桌，兩張紅漆高背硬椅；廳心有一架紡車；右牆似一隔壁，有小門通入圍房。

第一場

梁允達

(立廳心，)

劉狗

(上椅上。)

劉 (起立。)別了這多年，再一見面，我像走錯了門，拍錯了人。二十年裏頭，你沒有給我寫過半個字，那怕字不認識我，也會叫人唸給我聽。我那面好比望門守寡，你這邊沒有半點兒情義。虧了咱們份

兒桃園交誼！什麼事我沒有幫過你！你待我比待你自己還親！你做不了的事，你還沒有想到做的事，我就做了給你看。知道你那時給錢爲的打發我，砍了頭我也不走！（玩弄。）你還記得我們那一晚晌，你爹咽氣那一晚晌……

梁

（彷彿沒有聽見。）我還是我那樣……

劉 不，你變了，變成了好人。可是我那一晚晌，躲在暗地打你爹那

一悶棍，因爲你等錢花，因爲老頭子不給錢，我還是我那樣：光棍！你不愛聽，得，得，我不講。這事只有咱倆知道。我沒有跟第三個人講過。可是我灌多了黃湯，貪你那兩文錢，走了外縣。原本是我爲了你，回頭倒像你打救了我，我一點不想回來，替你個眼前

清靜。可是人家派我個土豪劣紳，不由我不走動，一走動不要緊不由兩脚作主，我奔了你來。

梁 你不怕我到縣裏黨部告發？

劉 告發什麼？

梁 告發你這土豪劣紳。

劉 (看定他，微笑。)我還當你告我謀財害命的兇犯。

梁 (氣餒。)你……你還是那樣頑皮！

劉 我跟你講明白，二十年白答，劉狗還是劉狗。你留不留我住？我

聽你句話。

梁 你打算住多久？

劉 咱們老伴兒，住到你這裏，難道還跟我計較日子？住到我死，你
憑怎麼樣？

梁 說正經話。

劉 那麼，好哥兒們，住到你發筆大財。

梁 (走向團房。) 住多少日子隨你，只要你不攪害我。冬天沒有事，你
倒好幫我收拾收拾傢伙。

劉 這纔是話！不過，允達，我跟你打聽件事。

梁 (立小門側。) 嗯？

劉 你心裏有事，我聽的出來。從前的話，不等我問，你就一五一十
說給我。現在不成了，你當我外人看。不過，真個的，你還瞞不過

我的眼睛。要也罷，不要也罷，我跟定了你，總還替你打算。說實話，沒有比你再傻的。

梁 怎麼傻？

劉 一個人活着就爲了錢。不想發財還不傻？

梁 不是不想，不過要打正路來。

劉 年輕時候，保你不這樣想。你喫漿糊喫迷了心。一個錘子沒有，是錢就好。現在你有了產業，也有了良心，動不動要發正路財。允達，我喫你白活了二十年。

梁 我還沒有喫見財路。

劉 你聽見了，只是不走。舉個例，好好大烟你不包，倒要肥了你的

冤家！

梁 蔡仁山不是我的冤家。

劉 你問姓蔡的是不是跟你一樣想。

梁 那我讓他承銷。

劉 你糊塗！過來，聽我說，這宗買賣你得做！常言道，識時務者爲俊傑，這麼好的機會，你錯過了纔可惜！不說別的，隊伍上人聽的起你。有了隊伍做靠背，你不幹，什麼時候幹？我問你，你怕什麼？槍桿撐腰，不說包銷大煙，就是殺人放火也幹的過！聽我的，這宗買賣你得來！我再問你，村裏你知道有多少桿槍？

梁 頂多三兩管破槍。

劉 我指大煙槍。

梁 你讓我算算。

劉 總該有十桿。人，少說也該有十口。一個一天二兩計，就是二十兩，一兩賣上塊兒八毛，一天就是三十六塊現大洋，就收隊伍上抽一個一塊五，你還落六塊賺頭。過不上幾天，管保外行十口，每天少
有十二塊現大洋到手。再說，成色有高有低，兩下一攪，劃平價碼，敢說不還你個生財有道。

梁 可是我自己不抽。

劉 沒有人強你抽。

梁 家裏不許擺盤子。

劉 除非你買套傢伙。

梁 我還是擊不定主意。你讓我划算划算。（走入團房。）

第二場 劉狗

劉 （向團內房。）你划算罷，反正我懸準了這筆利，你得幹！只要你向隊伍方面承攬，此外都好辦。我一個人滿夠，你要不放心，叫四喜跟着我。我再放心不過我自己。我全替你打算。你想，光你這一村，一個月就是一二百塊的進款，周圍十里以裏，五六個村子，多多少少，合起來少也要見千。眼到手到，要來就來，用不着遲疑。姓蔡的早就甞着你不幹。誰有錢誰有勢力。誰有勢力誰發大財。姓

蔡的一發財，不說一村子歸了他，連你也得低頭。貨不要你隔河運！又不犯私，又免稅。

第三場

劉狗，老張（自外探頭。）

劉（回身。）噫！老張！你在門口望什麼？

老張（失望。）劉掌櫃！（轉身欲下。）

劉（向前揪回老張。）回來，我問你，爲什麼你見了我走？

老張 我來尋簸籬。

劉（指向條几。）條几上多的是。爲什麼尋簸籬，不拿簸籬就走？

老張 你真麻煩。

劉 (笑。) 咱倆還不夠交情，也罷，我這人生來就愛交個朋友。說真的，夜裏你給誰開門？

老張 (瞠目而視。) 你！

劉 半夜我撒尿，摸不着尿盆，迷迷糊糊摸上茅坑，還沒有摸到茅坑，又一歪一扭轉到二門。二門敞着，我驚不住，當着門道來了一泡。咱倆弟兄，你說給我聽，告訴人是王八，來，誰跟你一塊兒走出車門？

老張 是四喜。

劉 我向來是個老鼠膽，再說老眼昏花，單怕碰見鬼，遇着賊。夜裏我聽不清人，吓的閃在門道暗地，氣也縮進嗓子。得了，我真夠囉

嚟！你進了門道，走進誰的屋子？

老張（膽落。）我沒有進來。

劉 我親眼睇見你！

老張 不是！

劉（指向圍房。）大爺就在裏面，你低點兒聲。

老張（抖擻。）呵！

第四場 劉狗，老張，梁允達（走出圍房。）

梁（向老張。）你來做什麼？

老張 我，我取簸籬。

梁 (指向條几。) 那不是？你跟四喜老婆要了糝子沒有？

老張 我取簸籬就爲盛糝子。

梁 槽上沒有簸籬，巴到這裏拿新的！

老張 是。(轉身欲遁。)

劉 (在他的身邊。) 放心，我不跟大爺提。

第五場 梁允達，劉狗

梁 我想透了，買賣可以幹，不過也不能一心情願。

劉 你是什麼意思？

梁 事先不要拿的太穩。

劉 又不是你求人，穩不穩有什麼要緊？隊伍上派人跟你接頭，貨派弟兄送到你家，做生意又不勞你操心，人家借你的名兒謀利，你借人家的勢兒發財，豈非兩便？

梁 你以爲做的過。

劉 做的過！

梁 就照你的話。

劉 馬上你到公所，跟那位參謀接個頭，貨一送來，咱們就是個開市大吉。

梁 (向前，退回。) 蔡仁山來了。

劉 走你的，我會打發他。

第六場 梁允達，劉狗，蔡仁山（自外上。）

蔡 早晌好，你們老張真冒失，我走上二門臺階，他也不睜眼，慌慌張張走下來，正跟我撞了個滿懷，差點兒倒栽我個筋斗。要不是他說出你們在這裏，我不會放走他。

劉 怎麼說的！沒有撞壞了那裏？

蔡 劉爺取笑，咱們莊稼人，骨頭再也撞不碎。

梁 （向外行。）仁山。你跟劉先生坐，我出去還有點兒事。

蔡 等等，我來還就爲跟你打聽件事。聽說那位參謀喫過早飯就圍營盤。

梁 我正要去看他。

蔡 我跟大哥一塊兒去。

梁 咱們分開好，你也許單有話講。(下。)

第七場 劉狗，蔡仁山

蔡 我從來沒有叫人見外過，可是人見外我。從小我跟着梁大哥，不單爹媽，就是我自己，也信得過他，就是他，也該信得過我。我滿心盼他提攜我。

劉 別急，回去叫你媽拿奶頭哄哄你。

蔡 劉掌櫃，你見過大世面，不要拿窮人開心。

劉 咱們這回得說個明白，究竟咱倆誰窮？

蔡 我窮。

劉 你不是窮，是不安分。我窮，我聽命。

蔡 你跟劉大哥老交情，這就夠你發一輩子財。

劉 咱倆都站在梁家，說話該比放屁香。你要發財，咱倆一無仇，二無恨，我不會憑空攔你。

蔡 你沒有伸手攔，不過劉爺腰大身粗，一橫就橫住了我們小人家的路。

劉 我可沒有罵你。

蔡 我也沒有罵你。不過劉大哥當我外人看，叫我難受。

劉 你這就是罵我。

蔡 我沒有。

劉 你這人！我說你罵我，一定罵我。不過，你放心，我要是樣樣不得人心，算來總有一樣好處，生來不跟人較勁。

蔡 不生氣，活的歲數大。

劉 這話我愛聽。來，來，坐下，不打成交，咱倆也是朋友。

蔡 站着就好。

劉 隨你。你肚子空不空？

蔡 不空，我剛吃過早飯。

劉 我猜你一肚子鬼，不會空。來，來，說正經。快到年下了，你該

算命。

蔡 莊稼人，生來苦，用不着算命。

劉 這話說不得，朱元璋也當過和尚。算命不敢說會，相面我還懂兩手兒。來，來。你站正了，我仔細端詳你一面。（作態。）哼，哼。直言勿欺，莫怪莫怪。閣下兩眼發烏，我相你來年白的看成黑的，黑的看成白的。你的鼻頭有點兒發紅，哼，哼，我相你大白天要絆個筋斗。

蔡 咱們不玩笑，你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劉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知道，我上過北京。

蔡 北京？

劉 咳，北京。我這相面的本領還是北京前門大街學來的。你聽說過，前門大街，寬有一二里，長就不用提。逛一趟前門大街，好比走了西洋又東洋。地是圓的，咱倆就站在個頂尖兒上，說不定怎麼一轉，會把咱倆轉出去，那時一個大爬虎，兩個筋斗，碰到星星上，成了肉漿。

蔡 你不用拿北京吓唬人，我不怕北京，也不怕摔筋斗。

劉 你怕空費心計，買賣做不成。

蔡 劉掌櫃，你明白，我並不想一個人包那批買賣，先不說財力不足，就是才分也欠。我原只盼梁大哥個提攜，梁大哥好比劉備，我就……

劉 好比孫夫人。

蔡 好比他的結拜兄弟。

劉 那麼我呢，

蔡 你好比諸葛亮。

劉 這話我愛聽。

蔡 (向前。)那，軍師爺，你瞧梁大哥做不做這筆買賣？

劉 做。

蔡 聽說承銷，要交一半現錢。

劉 誰說的？

蔡 另外一半，十天以裏交齊。

劉 我不瞞你，他包走了這批貨，他一個人包。

蔡 一個人？（放F口氣。）一個人怕拿不出那多現錢。

劉 他沒有，我有。

蔡（承色。）我就想劉爺發了洋財！看起來，不是梁大哥要幹，倒是劉爺作東。

劉（狂笑。）我發了洋財！我作東！（向空。）你見我劉狗闊過？（向左。）你？（向右。）你？（回身，向門。）喝，喝，四喜，我闊了，你借不借錢用？（從四喜身邊笑着下。）

第八場 蔡仁山，四喜（自外上。）

四喜 老傢伙像抽風，笑了個奇！他笑誰？你？

蔡 我。

四喜 老傢伙不好惹，總像在耍人。

蔡 別的不說，你欠的錢，人家催我要。

四喜 我以為你找我爹。

蔡 我找他，他躲了開，不肯跟我打夥。

四喜 你不是說他不會幹？

蔡 他幹。姓劉的替他出錢。

四喜 姓劉的？沒有的事！

蔡 他自己說的。

四喜 他咁你這老實人。

蔡 對，對，我是老實人。沒有一個人不欺負我老實。不過，不成，你得馬上還我那筆賬。

四喜 怎麼，你的？

蔡 我做的中保，好比你欠我，我欠人，你還我，我好還人。

四喜 馬上我沒有。

蔡 我不管。你爹有錢包大煙，你沒有錢還賭賬，誰聽了也不信。

四喜 爹不給我錢。

蔡 你不會偷，不會搶！

四喜 我不敢。

蔡 我教你。你偷了，咬定姓劉的是賊，全村人信你。

四喜 只怕我爹不信。

蔡 不信不由他。反正他不會想到自己兒子，不會捆起自己兒子。

四喜 你還是過幾天，等我慢慢挪動。

蔡 我跟人家保了三天。你不給。晚晌我自己會討。

四喜 你能急死人！

蔡 我不過是個保人。（轉身欲下。）

第九場 蔡仁山，四喜，劉狗（自外上，）

劉 老蔡，別走。你掏一半現錢，我想法叫你包。

蔡 我一個人包？

劉 你一個人。

蔡 敢情好！我來就爲這個！

劉 你給隊伍上人多少錢，給我多少錢。

蔡 你發了瘋！

劉 不然不成。

蔡 我……我，劉爺，你幫我包成了，賣出錢來，我分你一筆紅利。

劉 我？（向四喜。）我也許跟你爹沒有做過一件好事，不過四喜，你

記住：我劉狗不賣朋友。

蔡 我走了。（不見蹤理。）我走了。（向斜下。）

第十場 四喜，劉狗

四喜 我回來就爲找你。

劉 這一早我還沒有聽見你。

四喜 那是你沒有聽見。

劉 可是你半夜出去就沒有回來——剛回來，對不對？

四喜 低點兒聲！誰告訴我半夜出去沒有回來？

劉 我會推算。

四喜 一定是老張，除非……

劉 除非你老婆，是不是？

四喜 她不會說。

劉 你那麼忒信老婆！勿怪半夜你出門！也就是你這荒唐鬼，暖園熱被窩不睡，丟下自己老婆，外頭打野食。也虧了你那賢德女人，放你半夜偷肉喫。

四喜 她不放，是我要去摸花花。

劉 哄鬼！沒有人跟你打牌。

四喜 我想翻回本好還賬。

劉 翻回多少？

四喜 我正爲這找你。

劉 跟我借錢？

四喜 對，對，跟你借錢。你得幫我，我輸了個精光，褲子總算沒有叫人剝。你不借我錢，今晚月亮我不用想瞧見。

劉 我沒有錢。

四喜 人人知道你有錢。

劉 誰說我有錢，誰爛舌頭。

四喜 你不借我，我活不了。

劉 那倒不必。你還是活下去。

四喜 我一頭撞死。

劉 那更不必。我也不是柱子。

四喜 你不信，我撞個你看。

劉 你這賴皮！站穩了，我跟你說話講，睚你把我擠到那裏！

四喜 頂少也得四十塊。

劉 我身上倒有四十跳蚤，怕你不要。

四喜 再少也得三十。

劉 我教你，藏在暗地，一棍打死你爹，你就發了財。

四喜 你不教好，儘教壞。

劉 咱爺倆得說個明白 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天下就沒有什麼好壞。打死你爹，他活不了，壞，好處他咽了氣，覺不出壞來。打死你爹，你發了財，好；是好就不壞，你敢說個不是？

四喜 我下不了那毒手。他是我爹。

劉 打死人沒有膽子，我嚇死你倒夠腔。

四喜 誰也吓不死我爹。

劉 我告訴你句話，馬上他就死。

四喜 只要不動棍子。

劉 舌尖兒硬過棍子。

四喜 我不要他死，只要他給錢。

劉 他馬上給錢。不過，話說在前頭，不許跟人亂講。

四喜 絕不。我向來沒有記性。

劉 過來，這得低點兒聲。逼他給錢，他不給，你就說要到公堂告他。不，不，這太直，我教你個曲的。你跟他要錢，就說夜裏夢見

一個血淋淋的死鬼，沒有找到替身，要你爹重修一下祠堂。你叫他拿錢給你動工。

四喜

(失色。)他殺過人？

劉

沒有，只是叫唬他，他就怕鬼。

四喜

我馬卜找他去說。

劉

你明天再說，今天讓他安心做買賣。

四喜

可是等不到晚晌，就有人討賬。

劉

你不會躲起來，給他個不著面？

四喜

我沒有地方躲。

劉

(看着他。)真的，

四喜 好，好，全照你的話辦。

劉 我就知道你有地方躲，沒有地方，昨晚你睡在那裏？

第十一場 四喜，劉狗，梁趙氏（自外上。）

梁趙氏 （向劉。）對了，劉掌櫃，你問他昨晚睡在那裏？

劉 我當誰！女人家專愛偷聽人家講話。

梁趙氏 你可冤枉人。我走進門棹只綽了這麼一句。你問他昨晚睡在那裏？

劉 你們夫妻事，咱外人不便過問。反正你沒有留他睡。

梁趙氏 劉掌櫃，你可冤枉了我做媳婦的。他連瓦沿都不沾，叫我怎

麼留？我又不是那類狐媚女人，一鼻子水，兩鼻子淚，三天兩頭病，生來就招男人疼。

劉 你就狐媚點兒，少不了塊肉。

梁趙氏 這是你老人家，不的話，我可真要罵你輕薄。

劉 我說的是真話。正經女人全喫虧。

梁趙氏 我就喫虧，究竟媳婦家虧也只好喫着。（向西喜。）聽見了沒

有？人家劉掌櫃說的多好！也就是你，狠了心，丟下自家女人外頭睡！

四喜 雞不與狗鬪，有本事你也外頭睡！（向外下。）

第十二場 梁趙氏，劉狗

梁趙氏 劉掌櫃，你聽聽。他說的什麼話，靠近耳朵都嫌髒。

劉 你要好好管管他。我瞧你們年紀差不多。一對好人家兒女，有一口學壞，兩口全過不好。

梁趙氏 可不是！論起歲數，我纔二十五，他還比我大幾歲！可是難也就在這上頭，倒不如人家女大男小，媳婦好比媽，男的就跟喫奶的孩子一樣，屎尿不離懷。

劉 你二十五！我簡直聽不出來！乍一看，我還把你當做二十以裏的人。

梁趙氏 (笑。) 那是你老花了眼！

劉 猜猜我的年紀。

梁趙氏 多也不過五十。

劉 整個錯！我還不到四十四。別聽年紀，我還是個老童男。

梁趙氏 那倒好，無牽無掛，攢下錢，一個人花。

劉 老是一個人花也無味。

梁趙氏 劉掌櫃怕是天上掉下來的。有幾個能像你的？不知那一個女

人有福氣，纔嫁這樣男人。

劉 像你這樣年輕女人，沒有幾個肯嫁我。你們愛的是年少力壯小夥子。

梁趙氏 呸！當着我公公，劉掌櫃，你再也不敢這樣放肆。

劉 (吐舌。) 當着你公公！(輕薄。) 小娘子，我還長着一雙眼睛。

梁趙氏 專在夜裏尋人不是。

劉 你那樣想。夜裏我睡的跟死人一樣。我從來半夜不起牀，醒來總
 鼾着泡尿。

梁趙氏 聽說劉掌櫃跟公公頂要好，他一定留你住些日子。

劉 他也不過一個面子事。

梁趙氏 他像怕你。

劉 我怕他是真的。他有今天這日子，全是我的力量，不過人比狗的
 忘性大，我成全他，他不成全我。

梁趙氏 這是怎麼回事？

劉 不希奇，人全是這樣。

梁趙氏 你別說，梁家也有人，我就給你置了幾樣菜。

劉 那是你！

梁趙氏 這只是早飯，晚晌我再叫人到廟上取些酒，絕不叫你說我梁家沒有情義。

劉 不是梁家的情義，是你的情義。（收住野馬。）我到外頭走走，（向外行。）

梁趙氏 喫飯快了，等我公公回來開。

第十三場

梁趙氏（看他穿過院子，走向門道，然後輕輕咳嗽，於是，）

老張（立即從門外露出。）

老張 我等了這好半天！他當你講些什麼？我看他興興頭頭走出院子。

梁趙氏 他那樣子像什麼事也沒有。他跟我白嗑了半天，一個字沒有提起。他也許故意來吓唬你。

老張 他眼裏總看了點兒什麼，那樣子不像單只擺給我看。

梁趙氏 他跟我白嗑的很執鬧。

老張 老大半天，你們白嗑些什麼？

梁趙氏 你不用管。

老張 (搭訕。)你男人總有天知道。

梁趙氏 我不怕他。

老張 天下就沒有你怕的。姓劉的要是老住下去，總有天……

梁趙氏 他跟老頭子不大對。

老張 那更好。今晚我就下手。

梁趙氏 你一定要那樣幹？

老張 我想透了，趁他沒有嚷出來，先栽他個罪名。老頭子一死，你

就嚷動四喜，縣裏告他謀財害命。

梁趙氏 弄不好，害了你我。

老張 不會。我躲在黑影裏頭，不等老頭子看清楚，先給他一棍。叫

喚都不讓他叫喚。沒有第二個生人，告下姓劉的，死鬼也信。

梁趙氏 劉掌櫃很招人愛。

老張 你一定勾搭上這老傢伙！

梁趙氏 放屁！這一家田產不夠你貪的，還喫沒有影兒的飛醋。

老張 不生氣，我說句笑話。

梁趙氏 給我滾出去！叫人家看你老跟着我！

老張 用不着生氣，我這就出去。（向外行。）

梁趙氏 越遠越好，槽頭上給我餵牲口去！（老張走到院子盡角，看見梁允

繪和劉狗。閃在一旁，候他們走過，溜出門道。）

第十四場

梁趙氏（站在門側，好像等着。）梁允達借劉狗（自外上。）

梁趙氏 爹回來，家裏等你喫飯。

梁 夥計喫過了？

梁趙氏 先打發他們喫的。老張喫的慢，剛剛出去。我去溜幾個熱饅頭。（向外下。）

第十五場 梁允達，劉狗

梁 說妥了，貨明早送來。

劉 我聽你那份走神，就知道十成十穩。

梁 喫過飯，我要到廟上去一趟。

劉 你這可不像話。前半晌不着面，後半晌你還丟我個不問。咱倆多年不見，我像載了幾車話。說說，到底你該不該出去。

梁 我得給人家籌二百現款，明早兒見貨交錢，算做承包的定銀。說不定我在廟上得憩一晚晌。

劉 十晚晌也該當！原來爲了這個，咱倆那麼老的交誼，有的是日子相聚，又不是老婆想漢子，一夜也熬不過去。你去，去你的，我給你看家，包你個雞大無遺。過兩天，你就知道，這家沒有你，成，沒有我，不成。你是主子，我是奴才，其實倒個過兒，我是王子，你是奴才。可惜我這份窮模樣，上天有眼睛，早安排好了我的狗

命。狗命，一點不錯！你纔是正經主子。我沒有錯講了話？聽你不言語，倒像生氣。

梁 我們喫飯去。

劉 還用說？我早已餓了們鬼哭狼嚎。再說，早點兒喫，喫完了，你還得上廟幹正經。（向外行。）

——幕——

第三幕

景： 一條寬巷，往右通着梁家的車門，往左連着村中的大路，後面是一座大門，額上懸着一塊立匾，刻有『梁氏家祠』四個大

字，其餘的小字，隨着油漆的剝落，已淪於模糊。較高的門限；三層石級；一對二尺高的窳陋的石獸。

第一場 老張（斜坐在頭層石級上面，上身倚住廟門，）張爹（自左扶

杖上。）

張爹 遠遠聽見兩隻腳，我當誰，原來還是你躺在這裏！給我滾起來！你這麼坐到什麼時候！好像走了魂，岔了筋，散了骨頭，你這不經人養的東西！曬太陽，還得明兒早晌；打瞌睡，不回到你槽頭去！（用杖擊他的腿。）我都轉了一趟回來，你還癱在這裏！

老張 幹什麼，我又沒有招惹你？

張爹 等你招惹我，我早進了棺材。（坐石級上。）難不成你在祠堂門口

靠一天！你越來越不成話，遲早人家有撇你我的日子！

老張 走了更好！

張爹（譏笑。）更好！我上了年紀，走到那裏也是死，只要你少叫人家折簸我，我反正是個等。只要你走的開，去得下人家婆娘！呵，你這不是人養的畜牲！我倒巴你走，免得不正經，喫人家的飯，還偷人家的女人。你_小秋罷，還有報應，那天下雨，小心雷劈你！

老張 你就不會閉住嘴！

張爹 你欺負四喜，欺負不了我，要不是你媽養出你來，我早到所裏告下你！

老張 是他女人要我，又不是我要他女人。

張爹 可是你心裏還藏着禍根子，敢當面掏給人看！你當我是聾子，是瞎子；我全知道！我全知道！

老張 (爭直。) 知道什麼？

張爹 什麼！你跟四喜老婆打夥害她男人！

老張 (跳起。) 老不死！唾沫星子都濺到我臉上！拄着個拐棍，跟土地一樣，到處叫魂！

張爹 坐下，急什麼，我又不是攔你一刀子！(看他從新坐下。) 我走了一村子，碰見的人，不是議論蔡家，就是議論梁家。人人都說蔡仁山叫仇家夜裏打了一棍，打壞了腿，有人聽見他叫喚，不過黑天夜裏，怕事不敢出來。還是過來兩個打更的，行好把他抬回家。說就

在巷口出的事，可是我離的這麼近，就沒有聽見他叫喚。我這裏說，你又不言語，不關你跟四喜老婆，你就不理會，對不對？呵，你們這年輕人，一點心都分不出來！要不是他叫喚，仇家還不肯鬆手。這仇結大了，不出村裏人，蔡仁山一醒過來，指出仇家，送到縣裏也難保。你簡直沒有聽我講話！

老張 我聽着。

張爹 聽着就好。可是不等他醒過來，人家就有了風聲。你猜是誰下的這毒手？

老張 我不知道。

張爹 就是四喜！蔡仁山逼着要錢，差點兒逼掉自己的性命。

老張

(如釋重負。)原來是四喜！

張爹

這回你可稱了心，四喜有個好歹，你霸他老婆一輩子。你小心罷，她能偷你，就能偷別人。女人好起來好到底，壞起來壞到頭。

不過也由不了你們任興兒反，老頭子在，梁家還是梁家。說是新來了個姓劉的，你碰見沒有？

老張

(光鬍。)碰見了，賊一樣，儘暗地踩人腳後跟。

張爹

這倒好，你也有了管頭兒。

老張

他像碰見我跟四喜老婆在一起。

張爹

(驚。)他？

老張

他也不嚷出口來，一味跟四喜老婆白嗑。四喜老婆燒飯，他也

跟在後頭。

張爹 聽我的話，四喜老婆不是正路人，早一天不來往，你早一天安逸。四喜好欺負，他爹脾氣暴，心眼兒重，奸劉的，爭着不走，你還是躲在槽頭，老老實實餵竹的牲口，免的捉姦捉雙，叫人摑住你打個稀爛。

老張 我再也不理四喜老婆。

張爹 (站起。) 噯，這纔是人養的！(走上石階，回身，望着老張。) 你聽見那輛車沒有？還有營盤兩個弟兄押着，一直押到梁家二門道。車上裝些什麼，誰也猜不出來。說是只有大爺跟姓劉的知道。那兩個弟兄還在不在裏頭？(指向車門。)

老張 早就跟着空車回了營盤。我關的車門。

張爹 全村睜大了眼議論，說辦保衛團，也用不着兩個兵押車押到梁家。準是大爺跟隊伍上人有了勾結。大爺村裏走一趟，望着影子連狗都低下頭，不敢汪汪。這不會好的，一叫人怕，這人就不會好的。（用杖擊老張的肩背。）還不起來！太陽都斜了，坐下去，地上潮氣也進了襠！

第二場

老張（立起。）張爹（走下石階。）梁允達（自右上。）

梁 （向老張。）我什麼地方沒有找你！你給我臥在這裏，像個十足的叫化子！這樣下去（向張爹。）你打發兒子別家去，我留着兩擔誤。

張爹 全是他不好，大爺還得收留他，冬天家家活少，一辭他就得餓死。（用杖擊老張。）還不過來，問問大爺叫你做什麼！

梁 （向老張。）先到糟頭張羅張羅牲口，隔牆都聽得見驢子叫。（老張向右下。）

第三場 梁允達，張爹

張爹 不是大爺出來，我這畏也正罵他。年輕人，不趁身子骨兒結實好好幹，懈畏尤難，走不進人眼，就叫人生氣。我這是上了點兒歲數，給大爺看祠堂，別磨閒待着，一天該措該掃，沒有個不乾乾淨淨。大爺從來沒有工夫進來瞅瞅，隨便什麼時候，大爺來看，神龜

子連星兒土都不沾，就是桌子上的攏什，也亮黃黃不見點兒蠅子屎。不是我誇自己，祠堂就在自家門口，晌午坐在臺階上曬太陽，我瞧着大爺出來進去，就是不到祠堂裏頭轉轉。

梁 我村子還有事。蔡家適纔打發人來，取了二兩土，你沒有聽說怎麼樣？

張爹 噢，原來是拿煙噴的！我就說人醒過來，不像早晨那樣喊疼。我剛從蔡家回來，碰見縣裏的大夫。你猜還有誰跟大夫一起來？

梁 誰？

張爹 我不認識，不過看那身上衣服，知道是縣裏公安局上人，說是還帶了兩名警察。看樣子，蔡仁山不肯放鬆仇家。

梁 你石誰跟他結下仇？

張爹 這……難說，這容易冤杆好人。

梁 說是仇家藏在我們巷口犄角，他走過來，上了人家的暗算。（徘徊。）

張爹 局子人一查就明白。（仰首。）正北灰灰的，像要起風。我到裏頭
 嗅點兒東西，冬天黑的快。（回身，向右下。）

第四場

梁允達（本來要走，反而在石墩上坐下。）劉狗（自左上。）

劉 （走近。）我正看了個反！我把老張的爹看做你，你看做老張的爹。

梁 （迂徐。）怎麼樣？

劉 不怎麼樣。一村子人議論你那一車東西。人人知道是大煙。

梁 準是你放出的話。

劉 (笑。)我？你那麼不憑信我？知道更好，叫他們自己上門來買。

梁 縣裏局子下了人。

劉 我跟他們在村子東頭還喝了杯酒。剛纔你不該叫蔡家人拿走那二兩土。他吸了一兩，還留下一兩做贓證，叫局子人搜。

梁 局子上人沒有來。

劉 他們知道你兜的隊伍上生意，不敢來。(略緩。)不過他們要來。

梁 (驚起。)來做什麼？

劉 還是爲了蔡家事。

梁 我沒有叫人暗地害他。

劉 蔡仁山沒有仇家，他們說只有你。

梁 (鄙夷。) 我是他的仇家？

劉 你忘記了眼前，你倆搶着承包大煙。

梁 可是昨天晚晌我憩在廟上。

劉 你事先安排好，躲在廟上聽信。

梁 放屁！是你胡謔！(看了他一刻，看不出什麼，徘徊。)

劉 你以為是我編來吓唬你。你忘掉咱倆的交誼。我要錢，就要錢，

用不着繞彎子，回頭再伸手，你要不高興，一句話，我光着屁股滾。你當我不知道，頭天廟上望見我，遠遠你就閃開，二十年沒有

見，我來了，像棺材刨出鬼，走了屍。可是我不是鬼，我是影子，要不是我丟你，你躲不掉我。你當我不知道，你不用刨出心，我先嚙個透明。你怕我，你怕我把你賣掉。可是這回我又打救了你，你再也不想不到。

梁 你打救我？

劉 我打救你，我劉狗。我請了局子上人幾杯酒，憑我這張黃牙嘴，難看也說成好看。

梁 (沉默，然後) 我信你。(忽然。) 你沒有跟他們講，你是黨部的逃犯？

劉 我等着你出首。多給你添一個招財進寶的機會。

梁 可是你知道誰夜裏打的蔡仁山。

劉 (瞥視。)我知道誰打的？

梁 全村只有你一個人明白。打的是別人，錯打了姓蔡的？

劉 你是說我打的？

梁 不過錯打了姓蔡的。

劉 我打的！我錯打了姓蔡的！那麼，不是姓蔡的，是誰？

梁 就站在你眼前頭。

劉 (看定他，狂笑。)喝，喝，活到這麼大，你還是這麼個疑性。憑什麼

我收拾你的性命？貪你的家產？說真的，我叫你分我二畝地，你不敢哼個不字，怕你黨部告發我？我不怕，倒怕你禁不起我半句話。

(踢石獸。)瞎，瞎，這點兒祕密，只有你知道，有天你張嘴，我也

叫出來。(痛苦。)
| 允達，要不咱倆祠堂走一遭？

| 梁 (痛苦。)
| 你不會少說一句！

| 劉 你還記得，我就藏在祠堂臺階上頭，一樣的冬天，就是夜裏缺點兒月亮，我拿着根棍，躡你爹慢慢的到我跟前？我那一棍！他連叫喚都來不及叫喚。

| 梁 少說一句！少說一句！

| 劉 你告去罷，我是你爹的兇手，可是我沒有錯打了姓蔡的！(看着梁
向左逃下。)

第五場 劉狗

劉 (忘形。)老傢伙真跑的不慢，看你去下家，逃到那裏！噓，噓，慢些，跌一交，摔掉老命，不是鬧着玩兒的！別聽你老壞包，這一家還只有你乾淨。怎麼，不理我，一直拐出巷口？(回身。)我說的太厲害，傢伙吓破了膽。也好，我老是搖着尾巴迎，這回咬一口，叫他啞啞茲味！一個人不該老是噪門低，抓着時候，高聲一吆喝，就是抖出鞭子也帶勁。我要是別的不成功，調理牲口還湊合。(向右。)

這是怎麼說，我就沒有聽見你的脚步！

第六場 劉狗，梁趙氏(自右上。)

梁趙氏 你那兩片嘴，噤哩咕嚕只是動，那裏去找耳朵！

劉 小娘子，罵的好，我這裏一個人正寡味，自拉自唱。

梁趙氏 少胡扯！我在車門那面望見遠有一個人，一轉眼，便見出了巷口。怎麼回事？

劉 沒有事，那人犯了羊角兒瘋。

梁趙氏 那人是誰？

劉 你瞧。

梁趙氏 不是——？

劉 不是老張。

梁趙氏 老張關我什麼事！不聽你是爹的人，我罵你個死。

劉 (模擬。)我罵你個死。(笑。)哈，哈。

梁趙氏 (笑。)我沒有見過你這樣老臉皮！不用你說，我知道，那人

是爹。

劉 那你問我！

梁趙氏 他做什麼跑？

劉 他甞了泡屎。

梁趙氏 你不是好人。

劉 倒說，你領我祠堂轉轉。

梁趙氏 黑曲曲的，我怕。

劉 畏頭什人不住人？

梁趙氏 住着老張的爹，這時在竈房喫飯。你說，我公公做什麼跑？

劉 你跟我祠堂來，一邊走，一邊告訴你。（推開廟門。）

梁趙氏 （笑。）你真要告訴我！

劉 也就是女人家囉嗦！

梁趙氏 你聽巷口有人進來！

劉 進來鬼！（推着梁趙氏進了祠堂，從裏關住門。）

第七場 梁允達（稍遲，自右上。）

梁 （獨語。）是我錯，我不該瞎起疑心。人家原是一番好意，到我耳朵，變了顏色。我應該找他，當面陪句好話。他也許缺錢使，我不妨送他幾吊錢。他要嫌少，我就送他兩三塊。不然，我送他一包

士，儘他賣了用。都不好，我還是打發他走，我沒有法子跟他一起過。可是，他要說出口來呢？長在他的腦袋上，我縫不住他的嘴，他的嘴也不叫我縫。（徘徊）他活一天，我難過一天，他像我心上塊病。可是我專聽他的話，倒像耳朵軟的男人，女人拿住他點兒什麼，恨完了怕，怕完了照樣兒親嘴嘔舌頭。（坐石獸上）呵！我簡直沒有點兒人氣，不像個大人！

第八場

梁允達，張爹（自右上。）

張爹 以啞着有人坐在祠堂門口，原來還是大爺！風都起來了，老在外頭吹，也夠人冷的。太陽一下去，人就像進了大廟，鳥兒收了

腔，牲口停了叫喚，就是人也回到暖窩上憩着。你瞧，半個月亮掛在天上，太白金星遠遠張着小臉兒笑，四圍兒雲彩也像張開翅膀兒鬧。這要在從前，早有一羣小孩子喫過飯，聚在門口祠堂裏。往年那些小孩子，如今都大了，有的出去當兵，有的外縣做生意，有的在家種地，女的十個有九個也嫁到外村。如今又換了一堆小孩子，地裏沒有活做，學校裏沒有書唸，可是爹媽不肯放出來，怕的兵慌馬亂，叫人拐了去。（停住。）大爺，你怎麼不做聲？

梁 （彷彿驚醒。）你說什麼？

張爹 我說你不做聲。你像喫着力想。

梁 你適纔說什麼小孩子？

張爹 我說不等太陽下去，月亮就巴出臉來，像盼着那羣孩子出來耍，可是他們不出來，辜負了人家月亮。好些年，一喫過晚飯，就像四陣風，聚在祠堂門口，我看他們耍。有的矇住眼睛，有的溜來溜去叫他摸，要不牽着手，團團一個圈子，一邊唱，一邊走，還有兩個穿過手空當，一個前頭跑，一個後頭追。玩的它了睡覺，還是我喝他們回家。完了，我也扛了柺棍。（邁上臺階。）離年下也就一
半個月，往山年輕小夥子，早忙着搭鞦韆，如今小夥子不見正經，也不知走了什麼地方。

梁 （跳起。）要是他叫人弄死多好！

張爹 （嚇下石階。）大爺！

梁 (醒悟。)我說笑話。

張爹 你該回去喫飯，空着肚子容易招邪。(舉步。)我也要睡去。風大
多了。什麼！(廟門忽開。)

第九場

梁允達，張爹，梁趙氏 (自門內走出，急欲縮回，) 劉狗

(却已經緊緊貼在後面。)

張爹 四喜老婆！……還有……還有……

(全巷沉默。)

梁 (逼近梁趙氏。)你沒有事，跑進祠堂做什麼？

梁趙氏 我……我……

梁 你什麼？

劉 有什麼！想起看祠堂，讓她領我轉轉。

梁 (向劉。)我問她，沒有問你。(向梁趙氏。)你說！你說！

梁趙氏 我走過祠堂門口，碰見劉伯伯，叫我領着看看。

梁 黑着天看媽的什麼！嗯？(搥她的臉。)(梁趙氏抱住頭，向右奔出。)

梁 (向劉。)你在祠堂做什麼？

劉 (笑。)噓，噓，你知道，還問我。老哥兒們，不用一眼三板，老地方，進去拜拜你爹的牌位，末個後半世安逸。你要是不信，喫過飯，打起燈，我領你驗驗脚印兒。(向右下。)

第十場 梁允達，張爹

張爹 這怕是那姓劉的，身上土沒有揮，先勾引人家媳婦學壞。你少說一句，自己沒有趣，不用你轟，他就趁黑溜出村子。媳婦也大了，你叫四喜罵他兩句，不是小孩子，羞上一時會好過來。

梁 你不會閉住嘴，到村裏叫幾個人來！

張爹 我去，我去。（向左。）這不是四喜——來的正好。（下。）

第十一場 梁允達，四喜（自左上。）

四喜 風這麼大，爹在外頭！

梁 整天我瞧不見你個影子，快黑了，這纔出來尋食憩覺，倒好一條懶蟲！

四喜 不比春忙，家裏沒有活。我樂的憩憩。

梁 你不在家，怎麼知道沒有活？

四喜 還用知道，走到誰家都一樣。

梁 就是咱家不一樣！王八種，家裏搶個精光，你還在外頭做夢！

四喜 可是我也沒有閒着。爹不是站在祠堂門口，就瞧不見，這祠堂不說整個翻修，便是油飾油飾也得及早兒動工。眼看到了年下，別的不說，叫人家看着這破匾，這破門，這破石頭臺階，走進去，又是爛條儿，爛板櫪，窗不像窗，房不像房，這……這得一大筆錢收拾，好好收拾。

梁 年前我不修。

四喜 這就錯，活人有的喫，有的穿，偏偏祖先去喫窮，不說咱們自己，夾進別人臭牙縫，剔出來也香不了。爹平日省錢，我不言語；這上頭，一個鎚子也省不得。

梁 我記着，你少廢話！

四喜 記着你就忘。你交我一百塊錢，半個月還你所新祠堂。

梁 我睨你賭急了，誑我！

四喜 我不能耍一輩子錢。（神祕。）昨晚，不，連着好幾晚，我全做了個一模一樣的怕夢。我早想跟爹說，怕爹忌諱，又怕爹說我輸光了騙錢，連氣也沒有喘。

梁 我從來不做夢。

四喜 那是爹匠頭掛着雙寶劍。

梁 (變色。)你說什麼？

四喜 爹有寶劍鎚壓，鬼再膽大，也不敢靠近。

梁 你做的什麼夢？

四喜 我夢見一個血淋淋的死鬼……

梁 嗯？

四喜 說他找不到替身……

梁 嗯？

四喜 像咱家什麼人……

梁 嗯？

四喜 叫我重修一下祠堂。

梁 誰教你這套話？

四喜 教我？

梁 教你！難道我錯了嗎？你不講，我也不用你講！滅門的畜牲！你當我是死蛆，由你們合起來翻騰？不成！不成！我還有眼睛，我還有耳朵，我還有鼻子嘴，我生了氣，照樣兒能夠處死你們這羣狗男女！咱們比個高低，鬪個死活，看誰尅的住誰！我殺了他，看你們有本事把我怎麼樣！打什麼姓蔡的，打錯了人，當我糊塗一輩子！我先弄死他，看誰能夠活過誰！看我能不能安逸後半輩子！知道我心就是這塊爛瘡，看我潰不死，過來添點兒胡椒鹽！我收拾了

他，我拔了他的毛，叫你們看，叫你們瞧，我梁允達還活着，活着做給你們看！（向右馳下。）

第十二場

四喜（縮成一團。）張爹（自左上。）

張爹 剩下你一個人在這裏難受。媳婦不經心，叫爹說你幾句算什麼，值抖擻成這樣！屋裏揪出你媳婦，到你爹跟前磕上幾個頭，當面罵你媳婦一頓，自己兒女，你爹還有氣不平的！

四喜 走開！走開！那裏來的這些嘮叨！

張爹 露天地裏，風也大，眼看月亮就叫雲遮住，車門該關了，你先進去，瞧！車門那邊跑出誰來，嘴裏喊着，大概是叫你。明天一

早，你託人到蔡家說說，是你不是你，少叫人家記仇。

四喜 又是蔡家！爹也說，你也說，究竟跟我怎麼的？

張爹 (驚。) 蔡仁山叫人夜裏打折了腿，你不知道？

四喜 (驚。) 真的？

張爹 縣裏局子下了人，說你有份。

四喜 我在二禿子家，怎麼沒有一個人跟我講！ (轉身向右，險些撞上劉

狗。)

第十三場 四喜，張爹，劉狗(裸頭。自右奔上，)梁允達(略遲，

追上。)

劉 (呼。) 救命！救命！

張爹

(同時。)怎麼？

四喜

劉 (向後指。)他拿寶劍殺我！(呼。)救命！救命！不要說我在這

裏！(蹣入祠內。)

梁 (持劍。)不用跑！我弄死你，看你還能怎麼樣！你苦了我幾十年，
瞧我弄不死你！

張爹 大爺！

四喜 爹！

梁 我聽見你進了祠堂，這回你可沒有地方躲！(踢開祠門，衝進去。)

第十四場

四喜，張爹（分立祠門兩側，傾耳諦聽。）老張（提着馬燈，自右馳上。）

老張 四喜老婆跳了井，跳在馬房井裏頭！

四喜 我女人跳了井！

老張 是你，四喜！聽見劉掌櫃喊叫，我正跑出馬房牆，綽見你爹後背，你女人忽地跑進來，不等我攔，一湧身子下了井！

四喜 我的媽，都趕到這時候！（向右奔下。）

張爹 他們在祠堂裏頭，你力氣大，站在這裏看他們出來，我到巷口去叫人。（向左蹣跚下。）

第十五場

老張，梁允達

梁 (走出廟門，立臺階上，) 誰站在這裏？

老張 我，老張。

梁 過來扶住我。拿燈照照我。

老張 (提起馬燈。) 你額角流血！你右手全是血！那……那劉掌櫃……

梁 死了！

(他倒在老張身上。老張一抖擻，馬燈墜向地面，滅，異暗。)

——幕——

(全劇完)

村長之家
(三幕劇)

人物：

| 杜某 村長，年近四十。

| 杜妻

| 葉兒 他們的女兒。

| 錢老 杜的岳父。

| 香枝 錢的孫女。

村副

鄰婦

真娃

計誠 難民，年近三十。

老少村人

地點：

華北鄉間某村。

時代：

民國初年。

布景：

走進小巷，穿過車門，再往前去，便是家門（或者二門），從家門前

過去往裏，是打麥場。靠近打麥場，是竈房；靠近車門，是馬房；都成斜角對着家門。在舞臺上的祇是家門的前臉。往前是車門（右方）與打麥場（左方）中間的通路。往後是寬而且高的門階。門階是磚鋪成的，正中是三層的石級，向上是兩扇黑漆的大門。門上是一付紅地黑字的舊年聯。門虛掩着。近門的四周是磚牆，二尺以外，便成了土牆。牆上有幾個木楔，間或掛着農具。在臺階上，積着一堆劈柴，幾條粗麻袋覆在上面。近石級的臺階的兩角，放着兩個麥稈編織的低矮的坐墊。

第一幕

(景 陽光漸漸向臺階下面移動。)

第一場

(葉兒自右慌忙而入，立臺階下。)

葉兒 (回首向右，自語。) 呵！我真怕！我不知道他跟我胡扯些什麼
我想躲開他，可是我又躲不開他。噢！老天爺！他和瘋了一樣，一
點不怕外人瞧見。哦！他趕來了！他趕來了！(邁上門階。)

第二場

(真娃自右跑入，提着一個大瓦罐。)

真娃

(立臺階下，向葉兒。)

爲什麼你走的那麼快？難道是嫌我，討厭

我？要是這樣的話，我真不活了！好容易我借着取米湯跟你回來。

好容易我歇仗機會跟你說一句話。天氣這麼熱，地裏人都歇午覺，路上也沒有人睄。可是你走的飛快！我提着罐子，祇怕脫了繩，砸了牠，可是你一步都不停！我睄你在前頭飛跑，可是不敢追你。你跑的跟那匹小走驛一樣！

葉兒

我沒有睄見你。

真娃 你明明睄見我的！你撒謊！對了，你就會哄我，我成天到晚想着你，可是你一點沒有想到我！對了，你是小姐！我巴不上，你是千金，我不過是一個幫人家割麥子的！

葉兒 我從來不撒謊，是你自己不好。

真娃 是我不好！可是我並不要薦到你爹家裏，割什麼破麥子，我舅舅叫我到縣裏去，可是我一死要來掙你爹這二百錢。可是我來了，你總躲着我，沒有跟我上過一句話。

葉兒 我怕村裏人瞧見。

真娃 大晌午，這麼毒的太陽，路上一個人也沒有，連狗蠅子都跟着在井臺歇覺。沒有別的，你存了心躲我。早知道我到縣裏去！

葉兒 你要我怎麼樣？

真娃 從前你答應我的話，如今都忘了。（將瓦罐放在臺階上。）就跟這罐子一樣，說碎就碎，鋸鍋的天大本事也鋸不上。

葉兒 我沒有亡，不過我是一個女孩子，你應該叫人找我爹說話。

真娃 我叫誰呢？我這麼窮，就是有人提親，竹爹也絕不會答應。這事還得你跟你爹說。

葉兒 我？

真娃 你是你爹的女兒。

葉兒 (憂鬱地。) 唉，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振作起來。) 好了，你走罷，我真怕有人瞧見。

真娃 家裏沒有人，都在地裏。

葉兒 (向左指。) 你聽，竈房有響聲。

真娃 沒有什麼，那是風箱響，你媽在竈房燒水。

葉兒 當心我爹回來。

真娃 我聽見他跟人在廟前頭講話，不會就回來。

葉兒 (哀求地。) 走罷，走罷，當心有人來！

真娃 有人來就有人來，我什麼也不怕。

葉兒 (絕望地。) 噢！

第三場 (香枝推門，從內走出，立門限上。)

葉兒 (急速回身。) 哦，你！

香枝 (向真娃。) 大家都在地裏，你怎麼回來了？

真娃 我回來取米湯。大家都歇午覺；我趁這時候來取米湯。

香枝 我姑媽早把米湯燒好了。

真娃 (不在意地。)是嗎？我不知道。

香枝 我沒有見過你這樣做活的，倒像是主子，可惜是一樣花錢僱來的。
的。

真娃 (提起瓦罐。)花錢僱來的，哼。

(他哼唱着，向左下。)

第四場

葉兒 我還以為你在東頭澆水地。

香枝 我早就回來。太陽毒的厲害，我受不了，趁着人家歇晌午，我

就跑回來。

葉兒 回頭還得去。不三不四，拾穗子的女人真多，說她們也不好，有些還帶着筐子，真不得了。

香枝 今年也怪，就是這幾村田禾好，不怪外村的女人來拾穗子。

葉兒 有些還是本村子的。你更不好意思說她們。

（轉題。）你回來在屋子做什麼？

香枝 我在門道給表弟縫襯衫。

葉兒 （踢蹬地。）那麼，那麼，……門道裏頂涼快。

香枝 頂涼快。可是外頭太陽地也真熱！

（葉兒想從她的身旁推門進去。）

香枝 姐姐，你怎麼了。

葉兒 我沒有怎麼，

香枝 你好像有心事。

葉兒 我沒有。

香枝 我在門道都聽見了，你不用瞞我。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我現在明白真娃是怎麼一回子事。你知道，他舅舅讓他到縣裏去，可是他不肯，先要幫姑爹家收完麥子。人家還以為他巴結村長，說他年輕人有限色。其實他一點沒有按下好心。

（葉兒向牆而泣。一時靜默。）

香枝 好姐姐，不用哭了，我明白你的心。不用哭了，回頭姑爹聽

見，當心盤問你。你給姑媽講過沒有？

葉兒 沒有。

香枝 這就是你的不對。你應該講給姑媽聽，上年紀的人總比我們強。

葉兒 我怕。（稍緩。）你不知道，這沒有用。媽一句話都不會替我說。我從小到大，沒有聽見她在爹面前多過半句話。我們女人都怕爹。

香枝 表弟在家好多了。

葉兒 還是一樣。爹喜歡兄弟，不過他年輕，是唸書人，不好麻煩他。爹要說他的。

香枝 你們打算把事瞞到什麼時候呢？

葉兒（考慰地。）我不知道。他這幾天和瘋了一樣，祇是跟住我，我真怕。我覺得我也快瘋了，我一天不曉得做些什麼，聽見樹影子，我也心跳，我還沒有告訴你，前天晚晌我好像聽見貓頭鷹叫喚。昨天縫衣裳，我自己刺破了手指頭。你不覺得我這些日子多麼蠢，我自己覺得出來。

香枝 這樣下去不會有好收場。

葉兒 幫我忙罷。告訴我，我該怎麼做好呢？

香枝 我呸你不理他好了。

葉兒（搖頭。）你不曉得他的脾氣，他會馬上鬧起來的。

香枝 你們的事真難，我祇有告訴姑媽。

葉兒 媽這幾天爲了兄弟不回家，已經老大不快活。什麼話她也聽不下。

香枝 你交我罷，我給姑媽講。我想法把話說的委委婉婉的。

葉兒 (向左望。) 媽來了。你瞅她那樣子很不高興，嘴裏咕嚕着，好像同誰嘔氣，臉色也變了。媽從來不生氣，我怕是……

香枝 不會是爲真娃生氣。

葉兒 我怕。

第五場

(杜妻由左上，頭上蒙着青帕。)

杜妻 (躁急地。) 你們蹉罷，什麼亂子他都會惹出來，祇一轉眼，禍

就鬧下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孩子，早晨你還誇他好，有出息，馬上現了眼，亂了亂子。啊！你們姊妹在這裏。葉兒，你到竈房看看罷。我可行了那麼許多。回頭你爹瞧見，又要怪我。其實真娃不小心，砸了吐子，我坐在麥笸子上抽風箱，什麼都沒有瞧見，一轉眼就見罈子從他手裏溜下來，碰到龜頭上，還有不碎的，我叫喚也來不及。那麼大的火湯罈子，還是你爹去年在廟會上買的。（坐臺階上。）這幾天我心血不疋，就曉得要出什麼事，祇是留神，祇是留神，還擋不住亂子出來。啊！什麼事都要來的！什麼事都要來的！什麼人什麼精靈，總逃不掉，唉！總逃不掉的。沒有一個人做事跟我商量半句，各人走各人的，好像就多餘我這麼一個女人。你兄

弟在省城唸書，我滿盼他暑天回家一趟，看如今這樣子，怕是不會了。唉！什麼事也不如人音！

香枝 姑媽這兩天怪心煩的。

杜妻 我心煩沒有用。女人家祇有捱磨：你還要做什麼？什麼都是好的。男人家就是天，天安排下來，什麼都是好的。我也不怪真娃，男孩子心粗是常事，不過我怕你姑爹知道。

香枝 你記得，明天我爺來。我也許跟他一塊兒回去。

葉兒 爲什麼這麼着急回去呢？不，不回去！好妹妹，多住幾天罷。等這裏打完麥，我跟你一齊看外婆去。

香枝 他們早就要你去，我見你們忙，沒有提起。

杜妻 你們姊妹都走了，這豕就成了空房子，祇我一個女人，對着一幫夥計，什麼事也得我操心。

香枝 姑媽也該回一趟娘家，你很久沒有看那邊老人了。

杜妻 擡頭。我總掛記去一趟，沒有用，這邊離不開我。你姑爹一天

忙村裏和廟上事，家裏他不管。祇有我一個人。我原先盼你表弟回家一趟，前天他打信來，說不回家。我有一年沒有見他。明天總算是一個正經日子，家裏男人除去你姑爹，就是他，可是他回不來。

香枝 明天一定掛匾嗎？

杜妻 說是四村人商定了明天來送匾，匾上是四個字，不知那四個字。有人說匾還在木廠裏頭，沒有取到廟上，說不走改日子。

香枝 明天一定很熱鬧。

杜妻 不會熱鬧的。你姑爹不讓四村鋪張，因為年歲壞，各縣收成都歉，免的鬧出是非。家裏和平常一樣，什麼都不打點。

葉兒 不過來了客人怎麼辦？

杜妻 你爹早已通知好了大家，等過了麥收，到真要掛匾那天，再請一下四村的知好。

香枝 那麼明天一點舉動也沒有。

杜妻 就是把匾用樂人送來。多年沒有經見這種事，不想落在自己家裏，這就是你姑爹的好處。他做了幾年的村長，沒有一個人趕得上他的本事。在這上頭，人人都敬服他，連我也覺得他能幹，不過，

唉！事情有好就有壞，家裏可就冷落的厲害，他從來不愛跟婦道家上話。

香枝 我バ姑爹都好。

葉兒 那因為你是客人。爹待親友向例周到。不過我明白，爹恨女人。

杜妻 你少胡說！你爹忙，平時沒有工夫同女人家講話。女人家的話從來囉唆。

香枝 說是姑爹從小沒有爹媽，脾氣怪，也難免。

杜妻 啊！少說一句罷，你姑爹聽見了，會不高興的。他就忌諱這個。

香枝 這也不是什麼短處。

杜妻 (站起。) 午時快過了，你們憩憩，也該到地裏去。我去看看真娃，這半天在竈房不出來，回頭你爹聽見，又要說他偷懶。其實砸了，就砸了，一個瓦罐子算不了什麼。

葉兒 不過剛纔媽還着急來的。

杜妻 我嗎？(出神向右望。) 我也是一時心急，平時我還當這孩子牢靠。

香枝 我有一句話跟姑媽講。

杜妻 (向右望。) 什麼話呢？

香枝 其實是姐姐的事。

葉兒 (向香枝。) 得了，你不要說罷！

杜妻 (向右指。) 那邊李家大嫂來了。(轉向香枝。) 你說的是葉兒？

香枝 沒有什麼，還是不講好了。

杜妻 不講也好，我是怕管閒事的。你們的事，你們自己去安排好
了。要不跟你爹說去。(向右望。) 進去罷，還有一個生人跟着李家
嫂子來。

(香枝與葉兒推門下。)

第六場

杜妻 (向右望，自語。) 這人我從來沒有見過，可是面目一點不生，好像

多年不見的熟人，可又不像，啊！一點不像！這人我從來沒有見過，可是很像一個熟人——有一點點像。

第七場（鄰婦自右上，後隨計誠。）

鄰婦（向計誠。）過來，這就是女當家的。問句好呀，聽你這樣楞着，倒真像一個外鄉人。

計誠（向杜妻。）你好！我是來做活的。

杜妻 啊！你是——（向鄰婦。）這就是早晌你說那個逃難的？

鄰婦 對了，大嫂，就是他。他跟他媽兩口子。他媽上了年紀，走路不利索，在火神廟憩着。方纔我在村長跟前替他說，答應他來這裏

做活。

杜妻 可不是，趕着割麥子，地裏家裏都用人。年經不好，早些完事，早些放心。不過我不曉得葉兒他爹同他怎麼講的，是短工，還是長工。

鄰婦 講好的，做一天是二百錢，管他母子的飽，過些日再議長短。這是村長跟我這麼說的。他這人太老實，嘴笨的很，從來沒有做過活，也不會說話。是我聽他母子可憐，替他央給的。

杜妻 他姓什麼？

鄰婦 (向計誠。) 說罷，女當家的問你哪！

計誠 我姓計，單名，叫做計誠。

杜妻 我叫你計夥好了。你來的正好，那面槽頭沒有人，你過去把牲口餵一下，料草都是現成的，用新井水拌，簍斗就在井臺上。麩子口袋就在槽頭旁邊。你不怕牲口罷？

計誠 我懂的。

杜妻 那就好了。槽頭在車門旁邊，你剛纔進來聽見的豁口裏頭就是井。就在馬房院子當中。

計誠 我聽見的。

杜妻 好了，你到槽頭把牲口餵一下，等太陽下去，好套車到地裏運麥子。

（計誠由原路下。）

第八場

杜妻 這人看來很老實。

鄰婦 我看他老實纔薦給村長的，要不我也怕管事。大嫂還不曉得，他是一個進過學的人，我聽他媽講，在清末她兒子還是一名童生。後來家道一天不如一天，趕着过年的荒旱，縣裏尉着一師兵，村裏常常鬧明火；本來人都有個根本，誰願意扔掉祖業，到外鄉討飯喫，可是沒有法子，連六十歲的老婆子也得逃出來。

杜妻 他們是那一縣的，這麼窮苦？

鄰婦 說是另一省，緊靠河邊那一縣。我還說不上那縣名。說是一縣

的人都逃淨了。他們還是頭一份到我們村子上的。好多年，我們村子還沒有過到落難的，從昨晚起，有好些家就傳遍了，到火神廟探望，就跟那年看喇嘛僧一樣。你不去應應，那老婆子怪愛說話的。

杜妻 你不知道我這邊多麼忙法，祇我一個女人，單祇打發夥計喫飯，就要好幾起。

鄰婦 可不是，趕着這收麥的日子，天又比往年熱，大嫂不覺得？

杜妻 我在竈頭簡直烤的受不仕。我聽，你們麥子該割完了罷？

鄰婦 快了，也就在這兩天裏頭。

杜妻 你坐下罷，這裏有墊子，太陽快下臺階了。

鄰婦 不用，站着就好。

杜妻 聽說你們地裏很好。

鄰婦 趕不上你們水地的收成。今年缺雨，不及往年多了。我們都趕在一起割，不然的話，我還可以幫大嫂的忙。

杜妻 說的是哪！事情偏偏都忙在一起。

鄰婦 倒說的是，不是明天給村長掛匾嗎？

杜妻 我恍惚聽葉兒她爹這麼講來的。說是先把匾用樂人送來，等田事完了，再說掛的話。

鄰婦 趕在一天辦不好？

杜妻 我也這麼說。不過她爹和四村人這麼商量定的。

鄰婦 大嫂是有福的人，將來兒子中了學，女兒過了門，那可真是再

美滿不過。

杜妻（微笑。）得了，跟着人過一輩子，祇要大家好，我就好。

鄰婦 說的是！今早我還沒有聽見真娃這孩子，他舅舅前天在廟會上還問我來的。

杜妻 他剛從地裏回來，在那邊竈房。大嫂有話跟他講嗎？

鄰婦 不了，我還要趕着回去。你告訴他，說他舅舅叫他這邊事幫完了，早些到縣裏去。人家聽他舅舅的交誼，還把事情留着。

杜妻 你不再坐坐？

鄰婦 不了，我這就走。（忽然神祕地。）你們計夥的媽——

杜妻 計夥？

鄰婦 就是這新來的夥計。

杜妻 我還以為是誰哪！聽我這記性！

鄰婦 那老婆子對我們講，好像從前她來過我們村子。她還問起一個杜家。可是一村姓杜的多了，我們也不清楚她指那一家。她自己也不肯往細裏講。

杜妻 她沒有提起葉兒她爹嗎？

鄰婦 我們說到村長，她沒有聽說過他的名子。你有工夫問問計夥。

杜妻 那老婆子有多大了？

鄰婦 聽起來有六十歲，你知道，她兒子用小車一路把她推來的，
(更神祕地。) 大嫂不覺得，我覺得這計夥多少有些像——像我們村

長。

杜妻（如有所失。）噢！

鄰婦 這不過是我一個人這麼想。（恢復常態。）我該走了，家裏他爹還等着我。

杜妻（向右望。）我們當家的來了，還有村副。

第九場（村長偕村副自右上。女人們避在一側。）

村長 你告訴小順，我不能幫他這忙。別人也許可以通融，我不成。他以為這次送匾裏面有他，藉這機會可以找我幫他打官司，這我做不到。匾不掛沒有什麼，可是我本人的良心要過得去。我給村人做

事，也不是爲了賺這一張匾來的。

村副 送匾是四村的公意，並不是他一個人的主張。

村長 你這樣跟他講好了，他要是肯同她兄弟媳婦說和的話，這我可以出來調停，那怕爲這事到縣裏走一趟也可以。爹媽纔去世，他就鬧着分家，讓外村人聽見，張揚出去，壞了我們全村的名聲。

村副 對，我就這麼跟小順講。

村長 (回身，見女人們。) 你們在裏邊。(向杜妻。) 新夥計來了，你瞧見沒有？

杜妻 見過了，是她大嫂帶來的。槽裏沒有人，我方纔打發他去餵牲口，太陽落的時候，好套車到地裏去。

村長 那就好。(稍緩。)你叫他晚晌就在槽頭睡覺，夜裏好照料牲口的料草。

杜妻 我這就去告訴他，回頭事多怕忘記了。(向村副。)那邊大嫂好，有兩天不見她。

村副 可不，也是忙些家務，分不開身來看大嫂。

(杜妻偕鄰婦向右走出，杜始復返。)

杜妻 (向其夫。)我忘了，明早我爹說來，老人家上了年紀，家裏車在縣裏出差，還沒有放回來，我想明天一早打發我們的車接他老人家來。

村長 (點頭。)你打發真娃一早去一趟好了。

(杜妻折身下。)

第十場

村副 我方纔一想，覺得你還是空口應小順一聲，安住他這兩天的心，等明天區送過，那時隨他怎麼搗亂，我們也不怕惹出笑話，你清楚小順的爲人，什麼下流事他都做的出來。

村長 應他一句是小事，我不能幫他作踐那羣孤兒寡婦。那時我倒長久做了惡人。我也上四十的人，做了幾年的村長，不能因爲小順一個人，輕輕把名聲送掉。好在明天不鋪張，自己村裏人，也不怕他胡鬧；鬧起來，我叫人把他扭到縣裏坐幾天。

村副 倒說，明天縣裏有沒有人下鄉？

村長 我想沒有。州裏新換了道尹，知縣如今在州裏，聽候上面傳諭。而且趕着這大收的時節，家家都缺人。我怕沒有人來。酒席我這裏也不備。

村副 不過這也是光耀祖宗的事，總覺應該熱鬧一下纔圓暢。

村長 等麥收了以後，村人閒散了，那時我借上區的名目，叫幾個樂人，唱一臺小戲，請大家熱鬧一天也不遲。前天我在廟會上還是這樣跟大家講的。

村副 前天我在縣裏。不知大家怎麼講的。

村長 大家都是我這意思，覺得這幾天麥子快熟透了，再不收就晚

了。

村副 要是這樣的話，何妨改一天送匾，省的兩回麻煩。

村長 起初大家也這樣想，不過胡老先生說，日子祇有明天好，大家看皇曆，書上寫的明明白白，月裏就是這天相宜。

村副 (心服地。)那當然了，那當然了。

村長 還有，就是，你知道，我這新來的夥計。我一點不清楚他的爲人，不過如今等人用，祇好暫時留下。要是在我這裏待久了，你知道，他還有一個老娘，說是歇在火神廟，我還沒有見到。夏天沒有什麼，冬天冷起來，總不合適。

村副 我去看過了，他們有一個小舖蓋捲，就鋪在神座子前頭。冬天

的話，前殿自然冷，不過後殿很緊札，我蹇還好。

村長 跟神像在一起，總不妥當。

村副 我蹇，過了這大忙的時節，你辭掉他好了。也手裏有兩個工錢，也穀到別的村子用。據那老婆子講，他們家裏也是有地畝的，說不定過些日子要回家鄉的。

村長 你聽說他們是那一個的？

村副 不在本省，是河那邊一個小縣分，叫做東陽的。

村長 (如有所觸。) 哦！他姓計，不是嗎？

村副 對了，姓計。

村長 (仰首向上。) 你看，要是匾來了，掛在門正中上面好，還是掛在

門的右邊好？

村副 這……這要應匾的大小。掛在門正中上面也許好些。

村長 是的，是的。

村副 你沒有聽說嗎？有人講，那老婆子過我們村子，村裏還有她認識的人。

村長 我沒有聽說。她講什麼來的嗎？

村副 沒有。再往細處，她就不肯講了。

村長 好罷，我就照你的話做，過了這幾天，我開發掉這姓計的，好在是短工。你方纔不是說借一盤繩子？

村副 對了，我前天剛買的一個新簍斗，叫他們掉在井裏頭。我想墜

人下去撈上來。丟掉了怪可惜的。

村長 這得粗麻繩纜成。我們到後面隱隱。

（他們向左下，同時真娃提着瓦罐，從左上來，盪在一側，讓他們過去。）

第十一場

真娃

（看他們走遠了，將瓦罐放在臺階上，自語。） 沒有想到碰見她爹。我

閃在一邊，跟做了虧心事一樣。我的運氣壞透了，把大罐子也砸了，他查問出來，又是我活該。他走過去，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聽我這幾天要白待，什麼也賺不到。他女兒不知那一天纔是我的，我一點膽量都沒有！這不成；我得另想法子。門響了，我盼是葉兒出

來。

第十二場

(葉兒推門上。看見真娃，似乎被吸地腳踟着。)

真娃 我正猜是你哪！

(葉兒有意退入門內)

真娃 不要走！你總躲着我，你爹跟村副剛向後頭去。停住，停住！
我祇有一句話跟你說！

葉兒 什麼話？

真娃 你知道麥子收完了，我就要到縣裏去。

葉兒 快講罷，我怕爹嚇見！

真娃 隱見就隱見，他禁不住我跟你講話！（略形凝滯，然後衝口而出。）
今晚我到你屋子來！等人都睡靜了，我從後院牆跳進去。你記着給我開門！我就是這麼一句話。我到地裏去了。

（他提起瓦罐，向右如飛而逝。）

第十三場

葉兒 （初驚呆，繼而如有所覺，急跳下臺階。）不！真娃！不！（立臺階下，向右望，失望地。）走遠了，走遠了。（坐石級上，機械地。）走遠了，走遠了，我就曉得他要做什么事來，做出什麼事來。他不知道我跟香枝住在一個屋子。半夜到我們屋子，叫人知道，一定把他當賊看。我

告訴誰呢？我給誰都不敢講。噢！我真怕！我真怕！（她低下頭，用手掩住。）

——幕——

第二幕

（景 陽光射在階上面。）

第一場 （鄰婦借錢老自右上。）

鄰婦 你老人家隱的出來，家裏一個人也沒有。你老人家不知道昨晚那一陣亂，我們住在巷口外面，就聽見不住的鑼響，平空把人從夢

裏吵醒，一村人都和掀了鍋蓋一樣，狗也叫喚，人也叫喚，孩子們全嚇哭了。直到天快亮，我纔聽孩子爹回來講，說是你女婿家裏失了盜。

錢老 我就說來的。昨天女兒還送信，說打發車來接我，我等了好久不見車來，我就走着走着走來了。

鄰婦 你老人家的精神可真好。

錢老 後來呢？賊獸住了沒有？

鄰婦 賊當晚沒有獸住。天一亮，我就到這邊看了一趟，東西沒有丟什麼，不過把人嚇壞了。尤其是她們兩個女孩子，葉兒哭了一早晨。真是的，孩子們從來沒有經過這種事。我去看的時候，祇見正

廳窗戶的玻璃砸了兩塊。那麼大的兩塊方方正正的光光的玻璃，那年翻修正廳，我還親眼瞧見從省裏運來的。這賊也是冒失鬼，不知夜裏怎麼碰到玻璃上，你老人家想，這還有不把全家人吵醒的。

錢老 這賊是怎麼進來的？

鄰婦 我可也就說哪，他家的後牆是很高的。我去看了，原來在後牆外頭擺了一把梯子。梯子就是自己家裏的，不知怎麼叫賊搬到裏來，後來他們一搜尋，說是竈房有一個很好的瓦罐子，也讓賊碰碎了。這賊可真蠢笨的。

錢老 那麼這一早家人都上那裏去了？

鄰婦 我不知道。也許家裏還有人。清早村長把夥計挨個問了一遍，

又都打發地裏做活去了。說是已經尋出一個線索。這倒也好，免的冤枉好人。

錢老 我想不會是村裏人幹的。

鄰婦 村裏人！村裏人怎麼壞，也不敢鬧到村長家裏來。這一定是外

村人。你瞧，你女兒來了，我大嫂原來在竈房燒飯哪。

第二場 (杜妻自左上。)

杜妻 爹來了！許多天沒有見，你老人家還是那樣好。

錢老 我總是我，你看不出我的老皺紋的。

鄰婦 這就是你老人家的福氣。

錢老 豆腐氣。(向杜妻。)你們都好？我方纔聽說，你們昨晚鬧賊。

我還沒有走到村門口。一路就聽見議論。

杜妻 爹是走來的？

錢老 我是走來的。你說打發車來接我，我等不來，心急就先走了。我以為應當在半腰截住車，不過我就沒有碰見。剛纔我從車門過，看見車還照樣停在那裏，連套都沒有套。

杜妻 (向右望。)可不是！你老人家不知道，昨天黃昏我告訴了真娃的。今早一忙亂，我就忘記了提醒他，這孩子也不知上那裏去了，我一早就沒有聽見他。我還以為他套車接你去了。

錢老 你說的是那一個真娃？是不是新近到縣裏去的真娃？

杜妻 對了，就是這孩子。不過他還沒有去，這幾天都在這邊幫忙。

鄰婦 大嫂，我正要告訴你。今天一早，他舅舅打發人來，說是他昨天黃昏去看他舅舅，沒有得回來。他舅舅看見他回來，今天一早就打發他到縣裏去了。你知道，他再要不去，人家就不給他留事了。

杜妻 啊！這孩子一點不可靠！做事總是拖前拖後的。他要是昨晚回去看他舅舅，就該預先告訴我一聲，不是別的，我爹上了年紀，自己明明有車，卻沒有人接去。

錢老 不到十里的路，我走也走來了。

鄰婦 你老人家可不要這麼講，十里聽着不算一回事，可是一年到頭見不了幾面。

村妻 大嫂下回見了真娃，對他講，年輕人做事要的當些。昨天他冒冒失失地砸了一個罐子，今早還誤了人家的正事。其實沒有人留他在這裏做活，是他自己要來獻好。

鄰婦 我一定對他講。可是我聽說有一個罐子在竈房叫賊踩壞的。

杜妻 就是這個，不是賊，是昨天真娃砸的。

鄰婦 可是人家都講是賊砸的。你不要委屈了真娃。

杜妻 我親眼聽見罐子從他手裏掉下去的。

鄰婦 真娃是我的親戚，我可也不庇護他。不過人家都那麼講。

錢老 (向杜妻。) 家裏沒有丟掉什麼東西？

杜妻 沒有，就砸了一塊玻璃。今天一早你女婿打發人上房踩看了一

遍，瓦有新碎的，顯見是從房上下來，不巧一脚碰到窗上玻璃，驚醒屋裏的人。你女婿隔窗向外問了幾聲。起先還聽見院子狗汪了一聲。後來狗反而不叫了，所以今早你女婿講，這賊一定到家裏走過。不過我們總不信，你知道，家裏夥計都很老實。你女婿問了他們一遍，又都照常打發上了地裏。他這時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鄰婦 怕多半在廟上。

錢老 倒說我進村門的時候，看見火神廟前圍了一羣人，嚷嚷鬧鬧的，不知忙亂些什麼。

杜妻 你沒有問問別人。

錢老 我急於看你們，就沒有停。

鄰婦 這可就怪了。平時那邊沒有事的。你老人家不知道，那邊新近
住了一個逃難的，昨天還薦到這裏幫工。你們在，我到那邊看看，
奇怪就沒有人告訴我。

（她向右下。）

第三場

杜妻 到家裏坐坐罷，你老人家累了一早晨。

錢老 這兩步路不算什麼，家裏忙，要不我早就看你們來了。（半響階
上。）家裏許多事都得我照料，沒有一個人能趕上我年輕的時候，
這樣慣了，我也覺不出累來。月初縣裏派車，恰好派到我們家，我

不放心，叫你大哥跟去的。半個月了，還沒有放回車來。今年我們家的收成不高，我估計也就是一二十石。我一路聽，這就是你們村子的莊稼可以。天意難測，兩個村子中間不過十里路，就有了好壞之分。

杜妻 今年雨分並不多，我們這裏全仗着水地。

錢老 有水地就好。我們那邊地面高亢些，便是打井也不容易。

杜妻 我聽你女婿說，如今有洋井，多高的地面也打的下去。

錢老 我也聽說了，不過那花費太大，沒有錢不成。我的外孫決計不回來，是不是？

杜妻 不回來。我聽他爹講的。

錢老 我有兩年，三年沒有見他。這時一定長成大人了，趕上他爹的架子。什麼時候他唸完書呢。

杜妻 我不懂的，他爹的意思是讓他唸完大學。

錢老 大學中庸，我們在他這年紀早唸完了。

杜妻 聽說那不是書，是學堂。

錢老 哦！(轉題。)葉兒和香枝呢？葉兒我也好久沒有睇見，還是年底

那一回。

杜妻 他們姊妹怕在地裏。

錢老 說是昨晚鬧賊，把她們嚇壞了。

杜妻 香枝還好，葉兒那孩子膽小，夜裏嚇哭了。賊要從正廳下來，

緊靠她們那間屋子。自然孩子們更害怕。

錢老 葉兒不小了，你們早就應該張羅張羅她的親事。女孩子大了，留在家裏不是事，我在家裏還對你大哥講，等麥收了，把香枝的婆家定下。葉兒比香枝容易多了，生在你們這家，沒有一家不張着手接的。

杜妻 可也就難在這上頭。她爹有時也想到，提了幾家，都沒有議妥。

錢老 你呢？

杜妻 我？哦，祇要她爹聽着合意，我就歡喜。

錢老 (搖頭。)不是那麼說，有時你也得講兩句話。你們夫妻還是那樣

嗎？

杜妻

（遲疑地。）還是那樣。

錢老

這樣下去不成的。

杜妻

你老人家曉得他的脾氣。這不是我的過錯。他從來見不得婦道

人。

錢老

我曉得，我曉得。那是他媽的錯處，小時丟下他，跟了外鄉

人。我記得清清楚楚這回事。唉，那時我還年輕，也跟在人後頭出來說話，叫她看着小孩子，不要後嫁。她祇是賭氣不言語，逼急了，便喊爹喊媽地哭起來。大家祇好由她。她要帶孩子走，她婆婆當然不肯，說這是她這一門的獨子，不準她帶走。於是她就一撒

手，跟後男人走了。

杜妻 可是你女婿不該見不得別的婦道人。

錢老 這我就不清楚了，他從來不愛說話的。他的脾氣也有些拗。小時他過的很不好，村人見他沒有爹媽，時常欺負他。他大媽也是執性子，動不動就打就罵，等她死了，你男人就扔下家，到長安混了多年事，這纔回來。我就是這時結識他。我看準他有本事，就託人把你聘給他。

杜妻 頭兩年還好，自從有了孩子以後，我們就冷淡了。他一天忙着村裏事，我成天在釀房，晚晌也就想不起話說。

錢老 這一半也是你的不是。四村不是說來送匾嗎？該是時候了。

杜妻 怕要等些時候，昨晚家裏一鬧賊，今早什麼章法都亂了。家裏這時一個人也沒有。飯快好了，我不曉得地裏誰來取飯。（向右望。）
香枝從地裏回來了。

第四場 （香枝自右上。）

錢老 （立起 向香枝。）這孩子，你怎麼一個人從地裏回來？

香枝 我以爲誰，原來是爺來了。我媽她們好嗎？

錢老 都好。你媽叫你姑媽好好地管教你，怕你淘氣。

香枝 這是爺捏的誑。我媽絕沒有這話。

錢老 （向杜妻，微笑。）你看！你看！

香枝 (向杜妻。) 姑媽知道嗎？賊獸住了。我剛看完熱鬧回來。你們再想不到，不是別人，是昨天新來的夥計，那個逃難的。

杜妻 啊！不怪你爺剛纔從火神廟過，說那邊圍了一羣人。

香枝 (向錢老。) 爺從那邊來的？爺坐着車，我怎麼會沒有聽見？

杜妻 你爺走來的。真娃昨晚回到他舅舅家，說是上縣裏去，不來了，他事先沒有告訴我，這一早我還以為他駕車接去了。

香枝 真娃今早親自來講的？

杜妻 是鄰居李大嫂帶來的話。

香枝 這人真怪！爲什麼不親自來呢？

杜妻 我不待見這孩子，不來也好。(向錢老。) 你老人家不曉得，他

儘做些不完的事。年輕人，做事沒有長性，來日不會有出息。

錢老

（點頭。）是的。（向香枝。）竹葉兒姐呢？

香枝

我沒有聽見她。我一個人在地裏不耐煩，就跑回來了。我遠遠

望見從廟上下來兩三個人，領頭是村副，一直是向火神廟那邊去。

慢慢東頭人越圍越多，我也就跟過去看熱鬧。我聽他們這樣講，說

是姑爹一早查問夥計，一個不短，就不見計夥。姑爹就問他那裏去

了。他們說入夜就沒有聽見他。姑爹說是昨天吩咐他在槽頭睡的。

他們說，起初還見他在馬房，後來就不見了。當時姑爹叫村副到火

神廟查看一下。村副在村門口正好碰見他，就叫人把他扭到廟上公

所。這時姑爹也到了廟上，起初問他，他不肯招認，這纔二次派人

到火神廟搜尋，看他有沒有可疑的東西。

杜妻 倒看不出來，我聽他頂老實的。

香枝 你們沒有聽見他媽那老婆子！她坐在火神廟門口臺階上祇是哭。她說他兒子是冤枉，他們剛從外鄉落難來的，天膽也不敢偷村長家裏的東西。她說從前她也是這村子的人，如今好幾十年了，可憐帶了兒子投到這裏，一個人不認識，却遭下這不白之冤。她祇是哭，別人問她話，她也不睬理。瞅着怪叫人難過的，我就回來了。

錢老 她說從前是這村子的？

香枝 她這麼哭着講，可是人都不認識她。

錢老 我去看看，也許我記的出來。她沒有說她從前是這村誰家的女

兒？

香枝 沒有。別人問不出她一句實話來。

錢老 這老婆子倒也怪。香枝，你同我一同去繳錢。

香枝 爺去罷，我不去了，我還有話跟姑媽講。

杜妻 (向錢老。) 爹早些回來。

錢老 我知道，我去了。

(他向右。)

第五場

杜妻 (望着錢老。) 你爺還是那株精神，東走，西走，一點不稍停。

香枝 爺在家裏什麼事都自己操心。他們不叫他做事，他就急了，說人還沒有死，骨頭先冷了。家裏沒有人敢攔他。

杜妻 這就是老人們的好處，一天忙着，不讓自己爺閒下來。（坐臺階上。）我沒有想到真娃這麼壞。我看他一天不正經做活，所以跟你姑爹講，叫他今早接你爺來。不想這麼一點事，他還誤了我。

香枝 我不明白爲什麼他忽然就不來了。

杜妻 他說他上縣裏去，大概那頭催的緊，他舅舅逼他當天就去了。這孩子說不定將來有出息。他沒有生下做莊稼的命。

香枝 （探試地。）姑媽曉得他爲什麼幫這邊做活嗎？

杜妻 年輕人，一時有一時的想頭。那時大概是想巴結村長，如今看

你姑爹爲人太冷，所以不來了。

香枝（走近杜妻旁。）葉兒姐昨晚哭了一晚，我怎麼勸也勸不住，要不是鬧賊，驚醒了姑媽，到我們房子看我們，她還不會住的。

杜妻 她向來膽子小。

香枝 姑媽真可憐，整天忙着做飯，跟進了鼓一樣，什麼也聽不見。

杜妻（看看香枝。）呵！你說！

香枝 姑媽喜歡不喜歡真娃？

杜妻（不知所以。）我不知道。那孩子也還好。不過——你說罷，不用叫我着急。

香枝 真娃到姑爹這裏來，不是爲了巴結姑爹，是爲了葉兒姐姐。

杜妻 (驚呆。) 啊！這孩子！你說什麼？(凝住神。) 香枝，你再說，我真不信！

香枝 姑媽不用急。我說的是實話。葉兒姐早就想講給姑媽，不過總不敢。葉兒姐昨晚那麼哭，怕是知道真娃今早走，心裏難過。

杜妻 (恐怖地。) 那麼你葉兒姐——(不肯續下去。)

香枝 一早她說頭疼，叫我先上地裏，可是我總不見她來，我不放心，回來隱瞞。

杜妻 這一早她都在屋裏？

香枝 我沒有見她出來。

杜妻 (痛苦地。) 我不知道她爹曉得了怎麼辦。我的命真苦！(立起，

邁上石級。)我真不曉得怎麼辦纔好。你姑爹絕不會答應的。啊！

葉兒！我的葉兒！

香枝 姑媽不要說她。

杜妻 啊！我的葉兒！我的苦命的孩子！

(杜妻推門，二人相隨下。)

第六場 (村長偕村副自右上。)

村副 說是區長來了。

村長 我們在廟上公所碰過頭。他還帶了兩名警察來。

村副 區長是什麼意思？

村長 你到火神廟搜尋的時候，他帶警察來的，他把計誠提上來，不過也沒有問他什麼口供。他總做不知情，說他冤枉。

村副 可是夜裏他爲什麼不在馬槽歇覺呢？這一夜他做什麼去了，是一個大疑竇。

村長 我們都這樣想。他說他惦記他老娘，不放心她一個人在火神廟裏。區長問他爲什麼不事先跟我提一聲。

村副 還是區長！這話問的對！

村長 他沒有跟我提，他也沒有跟別的夥計提。

村副 他想賴過去。他一定是藉着落難的名目，到村裏來探路線。他一定有同夥的。你不打他，他絕不報出來。

村長 區長後來叫警察打了他二十棍，可是這沒有用。區長說，等我這邊匾送來以後，叫警察把他送到縣裏押起來，總要拷問他一個水落石出。

村副 那麼區長要等送了匾纔走。

村長 我攔住，不叫他來，他說他已經到了廟上，這纔幾步路，一定要隨大家來。

村副 樂人來了沒有？

村長 我走的時候，大家就在等樂人來。樂人是外村的，離廟上遠，從地裏回家，再到廟上，就耽誤了。

村副 本來是，收莊稼的時候，尋樂人不容易。

村副 你說你到火神廟沒有搜出什麼來。

村副 我們仔細看了，就是一個小舖蓋捲。還有兩個小包袱。起先我們沒有瞧見那兩個小包袱，還是我揭起神袱瞧見的。

村長 你是說擱在神桌上。

村副 就在神像腳前頭。

村長 這要遭罪的。

村副 裏面都是些破爛東西，不值錢。不過有一張紙，上面寫了許多字，好像一張借據，又好像一張地契，我祇認出幾個字，上面有一個杜字，彷彿還有我們村名，我猜是你的，我就帶來了。

村長 在你身邊嗎？

村副 我沒有跟旁人講，就奇在我的袖口。這裏是。一張舊紙，有幾十年的光景，你一定記的出來。

村長 （從村副手中接過那張紙。）我倒要看看。我不曉得賊怎麼偷去的。

村副 我可惜認不多幾個字，不過我知道是你的，那上面有你的姓，還有我們的村名。上面的年月彷彿很老了，像是光緒年間立的。

村長 （半晌無語。）……這不是地契。

村副 那麼一定是借據。

村長 （如有所悟。）是的，是一張借據，是一張很老的借據，我不知道放在那裏，叫賊偷去了。你把這交我罷，我好好存起來。

村副 我一看就知道是你的。

村長 再沒有外人聽見嗎？

村副 你放心，就是我一個人。我一想，這準是你一件要緊的紙張，所以沒有言語，就揣起來。是你的，你收起來好了，我拿着沒有用處。

村長 這是一張借據，不過那人死了，也就沒有什麼用處。

村副 這你倒不要大意，說不定那人還有子孫。父債子還，是應該的。

村長 我聽你該到廟上去了。樂人一定到了。你應該陪陪區長。

村副 我這就去，你出去了罷？

村長 我在家等廟上人來。對了，你見區長，就說你到火神廟沒有搜

出什麼來。你不用跟大家提起這張——這張借據。

村副 你放心，我知道。（轉身欲下，復返。）你放心好了，我連那老婆子都沒有告訴。沒有一個人知道你這張借據的。

（他向右下。）

第七場

村長 （自語。）沒有一個人知道，你就知道。人到要緊時候，不說外人，就是匠頭老婆都靠不住。不過我倒放心，好在他不識字，就是說出去，人家還祇當做一張借據。（坐臺階上，審視手中字據。）啊！借據！這不是借據，也不是什麼地契——是，啊！是借據倒好了，我

平地發一筆財來；是地契也好，我還多添幾畝地，一年多打幾石糧食。這上面有我爹的名字，還有我大媽的手印，這是她立給我媽的休婚字據。大白天會揀出幾十年前的破磚頭，爛瓦塊，叫人做夢也想不到！（迷惘地。）賊賊沒有搜出，搜出這麼一張古董，扣在我身上，還怕人傳出去。好狗東西！我活到鬍子快白了，臨了見這鬼東西。幾十年的事，村裏人早忘乾淨，平空又鑽出這逃難的——逃到我們村子，冤家路窄，晚晌沒有偷成我，卻夾藏着這麼一張怪東西，好丟我杜家的人。不怪昨天我聽說他們是河那邊的，心上就覺不對。我該怎麼辦？昨天我就該叫人把他們攆走。（思維。）可也真怪，這張紙會落在一個不相干的窮老婆子手上，說不定她是我的什

麼人——我媽！（站起，向西外張望。）我以爲有什麼人來，什麼人也沒有，就是我自己。（坐臺階上。）這東西會掉在姓計的手裏頭，我從小不知道她後男人姓什麼，我大媽從來沒有講過，說不定就姓計——那麼她一定是我媽！（痛苦地。）噢！不會的，不會的。天下不會有這種事。我從小沒有見過她。那時我纔四五歲，我一點不記得她——我心上好像有她一點點影子，可是我記不起來。我記得我爹死了不過一年，骨頭還沒有爛，她就扔掉我，跟了後男人。人說她死了，我就當她死了，我從來沒有打聽過她的下落；我從來沒有當她活在人世上；我這輩子並不想見她，就是下輩子我也不想碰見她。可是我總覺得她活着——活着，噢！老天爺！有這種事！（將字擦掉）

入胸內。)這裏頭有神意也難保，字據落在我手上，可見神向着我。(站起。)那老婆子不會是我的什麼人。我不認識她，從小沒有給人叫過娘，活到這麼大，回頭倒認一個媽來。我還沒有那麼孝順，唉！我還沒有老糊塗；(徘徊。)我不知道我胡思亂想些什麼，我心裏頭從來沒有這麼亂過。她說她這村子有親戚，可是她指認不出來。她遭了難，帶着後男人的兒子，又回到前夫的村子，不過這裏沒有一個
人認識她。(立住。)我不認她的，我不曉得她是誰，村裏沒有人知道她是誰。我把她兒子押到縣裏，我把她攆出村子，是應該的。她兒子是賊，夜裏到我家偷東西，不是我故意那麼做。她的休書也丟了，她說什麼，村裏人不會信的；杜家沒有她這人。我的爹媽從小

都死了。(預備拾級而上。)我回頭就叫人趕她。我是這一村的主子。

第八場

(門忽然開，杜妻自內走出，不意遇其夫，佇立門側。)

杜妻 你回來了。

村長 (閃避她的視線。)我剛從廟上回來。

杜妻 沒有什麼事？

村長 廟上等樂人來。樂人到了，就送匾來。我到屋裏換衣服。

杜妻 袍子馬褂都放在園頭上，我給你換好了。

村長 用不着，我自己知道。飯好了沒有？

杜妻 飯好了。我忘了給你講，真娃上了縣裏，辭掉我們的活，今早

還沒有人給地裏送飯去。

村長 到了飯時，地裏會打發人回來取飯的。

杜妻 你在路上沒有遇見我爹？

村長 你爹來了？我沒有遇見。

杜妻 他到火神廟看那老婆子去了，說就回來。

村長 (看着杜妻。) 噢！

杜妻 家裏什麼時候喫飯，等送過匾嗎？

村長 等送過匾。(覺得無話可說。) 我去換衣服。

(杜妻閃身，讓村長從門內下。)

錢老 我女兒聽見我，卻進了家裏頭！（向鄰婦。）那不是我女兒嗎？

鄰婦 是大嫂，她沒有聽見我們。你老人家還沒有看見你女婿，是不是？

錢老 沒有。我有話跟他講。

鄰婦 我明白，我明白。那老婆子說她從前是這村子的人，沒有人認識她，我們都不信。她也不肯講出底細。其實她早說明白，早就以有這些周折。到底是老年人，還是你一眼看出來。我一看你老人家的顏色，就知道戲裏還有戲。果不然！從前我也耳聞過你女婿的事，不過年代一遠，就沒有在這上頭留神。你老人家不知道她後夫的兒子多麼像你女婿，昨天你女兒還這麼講，不過她不肯講出口

來。可是你打算怎樣跟你女婿講呢？

錢老（坐臺階上。）我還沒有想到這上頭。

鄰婦 我瞧你女婿不一定就肯認那老婆子，話得幾頭說纔成。老婆子姓計，你女婿姓杜，認不認本來兩可。不過這麼一來，救下她後夫的兒子是真的。可是萬一他當真是賊呢？我們村裏從來沒有出過強盜，這一定是外鄉人。

錢老 我女婿並沒有丟掉什麼東西。

鄰婦 人都像你老人家的菩薩心腸就好了，如今人情薄多了，親兄弟說反臉就反臉。（小聲。）你老人家不知道，我指村子東頭小順家裏說。他爹剛死，他就鬧着分家，不等中間人說話，他就一件一件派

好了主子。主子就是他自己。我聽說，他還央給村長來的，可是你女婿太正道，就在這上頭得罪了他。有人說他回頭藉着送匾來搗亂。

錢老 我聽小順不敢。

鄰婦 也許，說是區長帶了兩名警察來，弄不好，叫警察連他同賊一齊送到縣上。小順有的是眼色。

錢老 (不耐煩地重複着。)我聽他不敢。

鄰婦 他是不敢。他要是鬧，村裏人先不答應他。

第十一場

(門忽然開，香枝從內奔出。立臺階上，葉兒隨在後面，神情板

滯。)

香枝（向錢老。）爺在這裏！姑爹跟姑媽在屋裏吵起來，爺進去勸勸，姑媽祇是哭。

錢老（立起。）這……這……

鄰婦 他們兩口子從來不吵嘴，這是怎麼回事！

（錢老向門內踟躕下，鄰婦隨在後面。）

第十二場

香枝 我還是頭回聽見姑爹發氣。好像廟裏塑的泥像，越脫越害怕。先是姑媽說話，後來就聽見她哭。你明白他們爲什麼嗎？說句話罷，你做了一早晨的啣吧。來，坐在這裏草墊子上，太陽還不很

囉。

葉兒 (坐臺階上。) 我沒有話說。

香枝 (坐臺階上。) 可是你有心事。有什麼可想的？苦惱都由自取，我爺常時這麼講。姑媽頂通情理，聽到你跟真娃的事，也沒有數說你。我爺常對人講，是我們家的人都有些通情通理。你猜姑爹爲什麼生氣？

葉兒 不用管。

香枝 我猜是爲了你。

葉兒 我不知道。

香枝 反正爺一進去，他們就沒有事了。我頂怕人家打架。(稍緩。) 回

頭上地裏，去不去？說是今早送匾來，到如今沒有音信。我就愛熱鬧。你知道，還有樂人。我怕爲了昨晚鬧賊，今天改了日子。

（看見葉兒抖擻。）你冷嗎？

葉兒 我不冷。

香枝 我覺得你打哆嗦。

葉兒 真娃說他不來做活了，是真的？

香枝 是真的。爲什麼你問呢？我方纔就告訴了你。

葉兒 我祇是問問。

香枝 告訴我，真娃走，是不是你的意思？

葉兒 我沒有意思。

香枝（摹擬她的聲調。）我沒有意思。幸而我不是你肚裏的蛔蟲，要不鑽進去，還照樣鑽出來。鬧了半夜的賊，沒有想到把你鬧變了。爲什麼賊沒有來以前，你就哭呢？

葉兒（抖擻。）我好像要病，我一點打不起精神。

香枝 你要見真娃嗎？

葉兒（看住香枝。）你有法子叫他來嗎？

香枝 他跟李家嬸子是親戚，央給她就成。

葉兒（搖頭。）我怕他已經上了縣裏。

香枝 也許沒有。

葉兒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你要是不願意，就說不願意，可是你不要

跟外人講。

香枝 說罷，我沒有個不願意。

葉兒 我知道怎麼找真娃。我聽這就快到飯時了，等喫過飯，就說到地裏，你跟我看真娃去。

香枝 (驚異地。) 這！

葉兒 好妹妹，你陪我這一趟。我祇跟他說一句話，說完了，我就走。我絕不牽連你的。我有一件事要問明白他。

香枝 可是姑爹知道了，絕不答應你。

葉兒 他不會知道的。我們就說到地裏去。

香枝 好罷，祇要——

葉兒 不會的！（換題。）你說那姓計的叫我爹爹押在廟上，你知道要不要送到縣裏？

香枝 他倒沒有什麼，那老婆子真可憐！

葉兒 要是那賊親自來見我爹，你猜我爹怎麼樣

香枝 你真怪！你問這做什麼！

葉兒 我從來怕冤枉別人。一人做事一人當：你說不是嗎？

香枝 是也罷，不是也罷，姓計的是賊是真的。

（葉兒如有所思。）

第十三場 （那婦從門內上。）

鄰婦 你們姊妹坐在這裏！（香枝與葉兒聞聲起立，讓鄰婦坐。） 我不坐。

（看着葉兒，向着香枝。） 你姑爹同姑媽不等我們進去，就沒有事了。老兩口子真是的！你知道他們爲什麼吵嘴嗎？我在窗外頭聽見你姑爹好像說起真奸。

香枝 我不知道。

鄰婦 你葉兒姐也不知道嗎？（看見有答應，於是走下臺階，向車門望着。）

啊！你們看！從巷口進來許多人，對了，是送匾的！前頭是兩個樂人。你們聽，樂人吹起來了。就吡兩個吹手。

（簡單的樂聲自右遠遠傳入。）

第十四場

（香枝與葉兒走下臺階，從右溜入三四男女村人，鄰婦攙在他們一

裏裏面。從門內走出錢老，杜妻，最後是村長。後者穿着禮服。他莊嚴地走下臺階，向右迎出。三個人裏面，祇有杜妻不安甯地望着她的女兒。）

鄰婦 這麼好的天氣，祇有積德的人家纔趕的上！

某村人 回頭太陽會曬死人的！

鄰婦 你聽見匾上的字沒有？

某村人 是四個字？『急公好義。』

鄰婦 怎麼！小順也穿着長袍馬褂，站在樂人後頭。

某村人 就是他！他聽說有區長在，換上袍子馬褂，也趕到廟上公所
的。

(村人愈上愈多，有的過來向杜婆道喜，有的過去向和錢老致候，但是大家都凝望着車門那邊。女孩子們圍住香枝和葉兒。樂聲漸近。)

幕

第三幕

(景 陽光移向臺階下面二尺以外。)

第一場 (村長僧錢老自左上。)

錢老：今年你們糧食打的不會少。圍着好幾縣都歉收，就是你們這一帶麥顆子大。你打算怎麼樣，把糧食囤起來，還是糶出去？

村長：我不想糶出去，你老人家曉得，趕着新糧上旗，賣價不會有起色。等到明年春天，新舊不接，那時我再糶糧不遲。

錢老：還是你有計算。

村長：不是那麼說。如今我把新糧便宜價錢糶出去，臨到我缺糧的時候，別人不會像我這樣慷慨。現在這年月，有今天，沒有明天。

錢老：對，你有道理。

村長：目下做人都應該有一個分寸：看情形辦事，多了我不給，少了我不肯。這樣，自己不會挨餓，別人也不至於抱怨。

錢老 可是一件事必得先看透了，纔好掂算輕重。有時固執不惟沒有用，反而害事。一個道理看透了，還是不外乎我們人情。所以宋朝歐陽修說的好，王法不外乎人情，一味蠻講道理，就好像喝白水，沒有味道。說到人情的情字，用起來也不容易，所以人家又講，合於情，衷乎理。這就是孔聖人那個猶不及的道理。

村長 我那個意思和你的很相近。

錢老 說相近，不一定就是近。譬如有些事你做起來，就跟我的做法不一樣。我上了年紀，說話也許顛三倒四，不過你是我的女婿。我總爲着你們好。唉！我又算什麼！我的世道早過了，半根骨頭都埋在地裏頭。看我身子這麼好，其實來你這裏一趟，也好比騎駱駝上

山，今天來了，再來還不知道那一天，那一年。

村長 你老人家言重了。你說什麼，我總聽着。

錢老 這就好。我心裏有好幾件事，不知道先跟你說那一件好。

村長 你外孫女的事，你就不必提了。我說不成，是一定不成的。

錢老 我要說的這就是葉兒的事。你是她爹，自然你說什麼是什麼，不過事情歸到如今，我還得抱怨你。唉，對了，有一半要算你的不是。自己有女孩兒，平日就應該留神，早些嫁出去，早些完事。

村長 我也想到這上頭，不過她的歲數還不算大。

錢老 我倒不是說這個，你自己應該體會的出來，你們這麼好的一家人，日子過的未免太冷落。一小家人，倒像幾根七橫八斜的樹枝

子，東一杈子，西一杈子，根根都接不上頭。今早我對女人還這樣講，自然我也數說了她一頓。種莊稼的本來就苦，一家人到了晚晌再不親熱，活着真沒有味道。

村長 你老人家知道，我一天都忙些村裏村外的事。家裏你女兒跟我的處得很好，我們從來沒有吵過嘴，今早還是爲了葉兒，我不免發了點氣。不過平日我也覺不出家裏冷清。

錢老 這因爲你從來沒有想過別人。你從來沒有把你當做別人。就說我們男人，一個人還有一個人的臉貌，何況女人，生下來就跟男人不一樣。

村長 這我知道。

錢老 你看你這人！我沒有說你不知道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不過你長大以來，我怕你沒有拿女人當人看過。

村長 我不明白你老人家的意思。

錢老 這沒有什麼難懂。吃飽了，穿好了，活做完了，這還算不得做盡人事。一家子裏頭，做爹的要有做爹的那一番心，做丈夫的要有做丈夫的那一番心，自然而然，做子女的就是子女，做女人的就是女人，你瞧，賺錢不是容易事罷？

村長 平常總不容易。

錢老 可是賺心比賺錢還難。不活到我這年紀，你不會明白這個道理。等你上了年紀，沒有一個人來伺候你，就是伺候，也不過拘着

鄰居的閒話。

村長 不過葉兒另是一回事。

錢老 你問過她沒有？

村長 她在地裏，我還沒有聽見她。

錢老 你問定了她的意思，然後你做爹的再拿主張不晚。

村長 不過真娃我絕不會答應。你老人家想想，我這樣的豕當，除去一個兒子，就祇一個女兒，許給真娃那樣的破爛人家，四縣都要笑話我的。

錢老 你的話也是。自然，我並沒有叫你把女兒許給真娃。不過事情有時很難講。我聽說真娃還有一個舅舅。

村長 他舅舅自己還有一家人照應，這回薦他到縣裏，明裏說是爲了真娃好，暗裏還是爲了弄掉一個掛累。

錢老 那孩子也許有出息。

村長 這我不敢說了。不過真娃跟我結親，絕對不成。

錢老 葉兒年紀不小了，竹要是看準人家，總是早些聘出去好。

村長 我知道。等麥子收了，人都閒下來，我馬上尋媒給她相一個人家。

錢老 這就好。我早就說，我的女婿最明白道理不過，沒有一個人做事能像他那麼麻利的。說到這裏，我還有一件事跟你商量，就是昨晚你失盜那回事。就實情講，你並沒有丟掉什麼東西。賊雖說捉

什，不過是不是冤枉，也沒有人真能咬定他。一個外鄉人，流落到我們地面，頭天纔到，當晚就明火村長家裏頭，就讓天下有這種事，我們也犯不上跟人計較。

村長 我不知道區長把他押到縣裏沒有，我並不一定要嚴辦他。

錢老 這就好。今天四村給你送匾，做一件好事也是應該的。今早我碰見一件怪事，我還沒有跟你講，你記得……

村長 (向右望。) 那邊村副來了，問他就知道賊有沒有送到縣裏。

第二場 (村副自右上。)

村副 (向村長。) 你沒有聽說嗎？村裏人都在議論你。我起先不信，

可是聽見人家都那麼講，所以我跑來問問你。我剛從廟上公所回來，碰見小順給我講，說那個姓計的老婆子就是你生身的老娘，我知道小順不是好東西，就問他怎麼知道的，他說人人都這麼講，不是他一個人捏造出來的。後來我在家門口碰見我女人，她也這麼講，說是村裏有人認出那老婆子家。我問她是誰認出來的，她說不知道，就聽人這麼傳說；

錢老（向村長。）我正要跟你講這回事，想不到村裏人都知道了。我不曉得是誰多是非，把話傳出去的。人這一片嘴總是閒不住。我以為就是我一個人認的出來，想不到還有人認的出來。

村副 當時一定有人聽見你。

錢老 我不記得我對人講過。我問了那老婆子幾句話，我再沒有說別的。她祇是哭，沒有理會我，也沒有認出我是誰來。回來，在路上遇見李家的媳婦，不過我沒有跟她提起什麼。

村副 那女人！一個針縫兒她也有本事鑽進去。你們不曉得村裏現在怎麼講。

村長 (如夢初醒。) 怎麼講？

村副 他們說那老婆子到我們村子來認你，你裝做不認識，不准她到你家裏來，今天一早你藉着鬧賊的名目，把她後夫的兒子押到縣裏，還打算把她攙走。

錢老 呵！這些人的嘴！這些人的嘴！

村長 可是明明我的後院牆頭擺着梯子，正廳玻璃也叫人砸了，這是大家瞧見的。

村副 我也替你這麼講的。不過人家講，梯子原本是你的。

村長 可是我沒有把梯子擺在後院牆頭！

村副 不過人家都那麼講。

村長 再說，我也不會砸自己的玻璃！

村副 他們說那是你自己砸的。

村長 （忍無可忍。）他們放狗臭屁！是誰先這麼侮蔑我的？

村副 我不知道。沒有一個人知道。可是大家都那麼講。

錢老 （向村長。）村裏人，隨他們去！還是我那句話，把賊先放了再

說。

村副 要是這樣的話，還得派人趕到縣裏。方纔這面匾一送過，警察就押着他上了縣裏，這時他們早該到了縣衙門。可是你叫誰去呢？

我看祇有你自己合適。

村長 這麼一來，全縣都傳遍了。

村副 難處就在這上頭。如今縣裏把他當賊看。要是放他，除非事主出頭說話，就是這樣，中間還少不了周折。（向錢老。）你老人家明白，凡事不可驚動官方，芝麻也變成豆子。

錢老（向村長。）要不我去一趟。好在你沒有丟掉什麼東西，祇要你不追究，官方沒有不答應的。

村副 錢老人家不曉得，他居然到屋子把你女婿一張借據偷掉。

錢老 這張借據交給區長帶走了沒有？

村副 沒有，我從那老婆子的小包袱裏頭搜出來，沒有給人講，就交了你女婿。

錢老 (向村長。) 那張借據是你的嗎？

村長 (杌隄地。) 那不是一張借據。那不是他偷我的，是他自己的。究竟是什麼？

錢老 是……是，你老人家知道，是我大媽給她立的一張字據。

錢老 哦！

村副 那麼，那麼，這不是一張借據？啊！天下有這種事！這麼說起

來，人家的話一點不錯。這是真的，啊！做夢我也想不到！（向

村長。）早晨你爲什麼不跟我講呢？

村長（紊亂地。）我沒有跟你講？

村副 你說那是一張借據。你知道我不認識字。你還叫我不要跟外人講。這麼看起來，你比別人都先曉得，可是你瞞着怕人知道。

村長 我沒有瞞人。她是我的生身娘也罷，不是也罷，我從小沒有見過她，她從小沒有奶過我，我自自然不認識她。就是如今我不認她，別人也不能說我閒話。那時我爹死了，她扔下我，這不是我的不是，也不是杜家對不住她。

村副 不過你是她生下的。

村長 生下也罷，沒有生下也罷，她扔下我，沒有奶過我。生下不算什麼，奶過我纔算我媽。

村副 村裏人不會這麼想。

錢老（向村長。） 不管奶過你，沒有奶過你，她是你的親生娘，就不能像你那樣想。我看還是上縣裏要緊，先把她兒子放出來，再做理論。

村副 我不得空，要不我去一趟。你老人家不知道，我新買的一個箕斗，叫他們掉到井裏頭，昨天我跟他大哥借了一盤繩子，說是叫人下去撈上來，可是這一天就沒有工夫理會。再泡下去，我怕箕斗要泡爛了，那還是新買來的。

錢老 還是我上縣裏好，我順便到衙門瞧瞧我的車。你不知道，我的車叫縣裏拉了去，到如今還沒有放回來，雖說有他大哥跟着，我究竟不放心。

村長 你坐家裏車去好了。

錢老 好罷。（向村副。）你還有事嗎？

村副 我這就回去叫人撈起箕斗來。那是新的，丟了真可惜。

錢老 你路過槽頭，要是冇夥計在，你叫他把車套上。

（村副向右下。）

第三場 （村長沈沈地坐在臺階上）

錢老（機警地看着他。）我曉得你想什麼。唉！有什麼法子呢？人活一輩子，什麼事都要經見的。善也罷，惡也罷，你盡了你的本分，你就算沒有白活着。噫！你聽我講。我到縣裏把計誠帶回來，你去叫人把老婆子請到家裏，你不用噫我，你叫人把她請到家裏，慢慢跟她講明白。

村長 講什麼？

錢老 講什麼！她是你的親生娘，見了不愁沒有話講。唉！這就是你的性子。一點不錯。我常跟自己講，是公家事，你全辦的妥貼，可是一到了自己事上，你就另成了一個人。好像有什麼短處，你越遮掩，越遮掩不住。

村長 你老人家曉得我起家不易，我要是不經心，不會有今天的。

錢老 我沒有說你不好。我的意思不是這樣講。我是說，哼！我一時尋不出這個字眼來。（思索。）對了，你缺欠的是人情的情字，你明白嗎？你從來是冷冰冰的。

村長 你不能怪我。我從小不記得她是什麼樣子。我從來沒有見過她。從來沒有人在我跟前提起她，大媽有時講到她，不過更叫人難堪。

錢老 我曉得你大媽。當時一大半是她逼出來的。你爹活着的時候，聽了你大媽的話，對待你媽再壞沒有。做婆婆的沒有像你大媽那樣利害的。村裏人都講她閒話。你爹死了，她對人總說是你媽謀害

的。這時你媽的娘家也沒有了親人，剩下她一個人，她這纔起意後嫁。那時我們都攔不住。你大媽聽她要走，馬上就把休書立給她。那時許多人出來說話，我還記得你抱住她的腿，哭着不撒手。可是你大媽把你搶過去，不準她帶走。村裏人聽她要後嫁，本來向着她的，都不向着她。幾十年裏頭再沒有聽人講到她，總以為她死了，不想還活着。

村長 爲什麼她要逃到我們村子呢？

錢老 人都是這樣子。漢朝蘇武在外停了幾十年，娶妻生子，到了老年還是回到中國來。雖說年月久了，心裏總有那麼一點掛記，總還想回到年輕的老地方，好像還有什麼望頭。你叫人把她請到家裏，

看她要怎麼樣。

村長 我不會留她住下來。

錢老 那你就打發她走。反正面子上做周到，祇要村裏人不講你的閒話。（向右望。）那邊車套好了，我走了；你見我女兒，告訴她我還回來。

（他向右下。）

第四場

村長（自語。）我這麼大的一個人，再認一個媽來。笑話！笑話！（站起。）我辛辛苦苦掙下的家私，拿來養兩個不相干的人，我還沒有

那麼樣優。我去叫人請她，我親自跟她說話，回頭她也許哭一場，也許訴說一場，也許抱住我的頭，哭她的兒子：噢！老天爺！這不
是人受的！我拿錢來養活他們，不如多給我女兒備些嫁裝。這究竟
是我的血肉，是我親眼看着長大的。我給她找一門闊人家，結一門
好親戚，也不辜負我把她養到這麼大。這是我的女兒，這樣應該
的。可是我上四十的人，頭髮快白了，認一個窮老婆子來，噢！老
天爺！（重新坐下，沈思。）她是生下我的，我是她生下的，我不認
她，人家要說我閒話的。可是那時是她要後嫁，是她扔下我的；我
沒有叫她後嫁給外省人，我沒有叫她扔下我；噢！我還抱住她的腿
哭來的！（恐怖地。）我要認她！我要認她！我不認她。老天會不答

應我老，天會劈我的！

第五場

（葉兒自右忽然而上，竝立在村長的旁邊。）

村長

（感動地。）葉兒！

葉兒

（撲在他的面前。）噢！爹！爹爹！我知道你生女兒的氣！你嫌女兒

不正經！我早就想跟爹講，可是我沒有，我害怕，我不敢。噢！爹

爹！什麼都是女兒的錯，女兒的不是。爹知道昨晚的賊，啊！爹不

知道昨晚的賊——那不是賊，那是真娃，真娃！他要到我的屋子

來，我不叫他來，他不聽我的話。我方纔去找他，叫他來見爹，他

躲起來不肯。（嗚咽。）

村長 (異常地驚擾，異常地冷定。) 是真娃！他晚晌到你屋子來！

葉兒 早晨我聽說賊歇住了，還以為是真娃，後來纔曉得冤枉了別人。他自己跑到別的地方藏起來，不肯露面。我沒有想到這會冤枉好人。噢！爹！爹爹！（嗚咽。）

村長 (起立，震怒地。) 你說你剛纔去找他。

葉兒 (仰視其父，戰慄地。) 我叫表妹陪我的。我叫他來求爹……

村長 (冷酷地。) 你一個女孩子，私下去找別的男孩子，你還有臉回來給我講；回來講你找下漢子！我杜家從來沒有出過這種丟臉的事；你還是頭一個！哦！你給我滾開！你給我跟真娃去，我杜家沒有你這麼一個人！（向右指。）你給我找真娃去！

葉兒

(攔住他的腿。)
噢！爹！我再也不會找真娃的！

村長

(將她掙開。)
我沒有想到你媽給我養出你這麼一個不要臉的女

兒！把我氣死！原來昨晚是真娃！我就說狗咬了一聲就不咬了。

啊！我把你這東西！(踢她。)
你真能把我氣死！你給我走，你給我跟你漢子去！要不你死去，反正我家裏不要你！

(他向左下。)

第六場

葉兒

(嗚咽，抱住頭，在階前地上嚇成一團，漸漸止住哭泣，扶住臺沿立起來。)

噢！我的爹——我的媽，媽媽！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人！死了也

比活着好！什麼都比活着強！

（她向右傾倚而下。）

第七場

（一時的沈靜。稍緩，杜妻推門而上，立門隅外。）

杜妻

（自語，愴怛地。）

外頭太陽這麼好。我從來沒有覺得家裏這麼靜

過。人都在地裏，就祇我一個人在家裏頭。我爹不知跟他上那裏說

話去了。（走下臺階。）我還不曉得他老人家今天回不回去。人都上那

裏去了呢？我在屋裏聽見外頭好像有人講話，好像還有小孩子哭，

可是什麼也沒有。

第八場 (鄰婦自右上。)

鄰婦 你大嫂一個人在家門口。你沒有到外頭走走？你到外頭聽聽，
村裏三三兩兩，都是說着你們家的事。

杜妻 什麼事？

鄰婦 我聽你還蒙在鼓裏頭。

杜妻 (不安地。) 你大嫂坐下，究竟是什麼事？

鄰婦 你沒有聽你爹講，那姓計的老婆子就是葉兒她爹的親生娘。

杜妻 我這一晌午就沒有聽見我爹他們。

鄰婦 這事不知怎麼讓村裏人全知道了。於是你也去看那老婆子，我

也去看那老婆子，倒像看西洋鏡；有的還送飯給老婆子，有的還叫老婆子到家裏坐。那老婆子見了人就講她一輩子的傷心事，求人救出她兒子來，有人勸她到你們這裏來認前夫的兒子，祇要葉兒她爹看着親生娘的情分，一句話就可以放出她兒子來。可是她不肯來，她怕你男人不認她。小順那鬼，你知道，什麼事都少不掉他。告訴那老婆子，祇要有憑據，就可以來認親。她說倒有一張憑據，可是把包袱翻遍了，也找不出來。她一定說有，可是任怎樣也找不出來。壞事的就是這張紙，有了這張紙，你男人不認也不成。

杜妻 我聽說從前她是叫人家休掉的。

鄰婦 話是那麼說，可是人情上不能那麼講。村裏人都說葉兒她爹有

意把她的兒子押起來，我就說這絕不會，明明聽見鬧賊的，不過人多口雜，禁不住人家說長道短的。有人還說，匾就不應該送。一邊送匾，一邊出事，這纔叫做活——你去聽罷，沒有一個人說村長對的。

杜妻 這裏頭一定有跟葉兒她爹不對的人。

鄰婦 是誰呢？除非是小順，不過不見得人人都跟你男人不對。剛纔有人還講。葉兒她爹早就知道，要是這樣的話，就更不對了。老婆子從前怎麼不好，也是親生娘，人而不可無本，一個人應該記住自己的來歷。

杜妻 我想葉兒她爹會去看她的。

鄰婦 可是到如今還沒有人聽見他。方纔倒有人聽見你爺坐着車，說是上縣裏去，晚晌就回來。

杜妻 他上縣裏做什麼？

鄰婦 你也怪，自己家裏事你一點不清楚。（向右望。）你看，香枝跑來了。

第九場 （香枝自右奔上。）

香枝 （向杜妻。）姑媽，你沒有聽見我葉兒姐？

杜妻 我沒有聽見。你們不都在地裏？

香枝 我們喫完飯去找真娃來的。

鄰婦 | 真娃！真娃上了縣裏。你們到那裏找他？

香枝 | 他還沒有上縣裏去。他藏在別人家裏頭。葉兒姐平常曉得他愛在什麼地方，我們一去就把他找出來。

鄰婦 | 你們女孩子家，找他做什麼？

香枝 | 你們還不知道，昨晚的賊就是真娃。

鄰婦 | 是真娃！是我的親戚！

杜妻 | 真娃會做這事！

香枝 | 就是他。葉兒姐跟他一對話，就對出來了。葉兒姐叫他到姑爺前認罪，免的冤枉別人，真娃怕姑爺把他當賊押起來，所以不肯出頭。

鄰婦 這麼說起來，他沒有當真做賊。

香枝 （看着杜妻。） 姑媽明白。我們見說他不動，我們就走了。葉兒

姐她再也不理真娃了。她先回的家，我說要到地裏去。

杜妻 我在家裏紡線，就沒有碰見她。

香枝 我們分手不久。真娃就追住我，給我講，說他不是不肯出頭，不過事情已經鬧大了，他怕出來沒有好處，反而弄壞了事。他託人打聽好了姑爺的口氣再露面，不然他舅舅也不答應他。他叫我回來這麼跟葉兒姐講。

杜妻 竹葉兒姐就沒有回來。

鄰婦 我剛纔走進車門，好像看見一個人影閃進你們馬房，也許是葉

兒。

杜妻

(極不安地。)這孩子到馬房做什麼？

鄰婦

怕是瞅見我躲我。

杜妻

不會的。我去看看。

(她向右下。)

第十場

鄰婦 我就說早晨你姑爹爲什麼跟你姑媽吵，我走到窗底下，聽見裏面說起真姐。我就猜是爲了你葉兒姐，可是我沒有想到——這種說不出口的。你這孩子我告訴你，這事千萬跟外人提不得。方纔你就

不應該當着我面前講。幸而是我，這要是別人——不過真娃這孩子，我可真不放心他。

香枝 我倒替葉兒姐擔憂。我們跟我姑媽去找找，怪可憐的，家裏就她一個人忙。

鄰婦 都像你這孩子的心眼，天下就好了。

(二人向右下。)

第十一場 (村長自左上 他的氣色平緩過來。)

村長 (向右望，自語。) 又是女人。一睜眼，就是女人。什麼地方都少不掉女人。什麼事都毀到她們手裏頭。(思索。) 我要是把真娃當賊押起

來——不！這更壞事。真娃會把什麼話都講出來的。丟臉的還是我，——昨晚不是他，今天什麼事也沒有。我真想把他押起來，送到縣裏打幾十棍！——我叫誰去找那老婆子講話呢？我自己是不成的。這還得叫別人來。

第十二場（村副自右上。）

村副 我聽見大嫂她們石片房裏頭，好像吵什麼東西。我沒有聽說，小順攛掇那老婆子到你家裏鬧一場，老婆子不肯，說要叫人帶她到縣裏去。小順一心跟你做對，當時就叫夥計套上大車，把那老婆子送到縣裏。說是到公堂上喊着你的名子鬧一場。

村長 我倒沒有把小順擱在眼裏頭。他要跟我搗亂，我叫他一畝地都分不着。那次縣裏派人調查下來，我還沒有給上頭報告。他有短處在我手上，我不怕他。

村副 我睜老婆子這一走，倒好了。眼不見爲淨，她這一走，村裏人倒少了話說。等她到了縣裏，你丈人已經叫上頭放出她兒子，她也就沒有話說。你丈人一定會做主張的。

村長 要是縣裏放出她兒子，你睜她還回不回來？

村副 她臨走哭着對人講，她兒子放出也好，不放出也好，她再也不回我們村子。這麼一來，你就用不着認她了。

村長 （沈默，稍緩。）村裏人現在怎麼講？

村副 村裏人還不就是那樣子。大家說你不孝順，不肯認自己的親生

娘。有人還說，不要你做村長。小順第一個這麼主張，他說你要不辭掉村長，大家到縣裏叫上頭把你撤掉。

村長 好小順，我就不辭，叫他有本事來撤我！

村副 他們還講，叫人到你家裏把早晨送來的匾擡回去。

村長 叫他們擡來，我還沒有叫人掛。

村副 其實你祇要放出一句話，把事解說明白，村人都向着你。（嘆

嚟。）要是你不敢村長，這破村副我也不幹了。一天爲了伺候四村

人，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出了事，還是我們承擔，我女人早就叫我

不幹
：

村長 (向右望。)你聽，有人從馬房跑出來。

村副 (向右望。)是李家嫂子。

第十三場 (鄰婦自右驚呼上。)

隣婦 快呀！快呀！趕緊叫人到井裏把葉兒撈上來！你們在這裏做什麼，也聽不見我們喊叫，她大嫂在井邊哭的死去活來！我們在馬房尋了半天不見葉兒，還是香枝從井口往下望，望見水上漂着一團黑東西。啊！可憐的葉兒！可憐的孩子！一轉眼我還看見她的影子，這時跳了井！

村副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我就說睜見你們在馬房裏頭這！還祇一轉

眼的工夫！

鄰婦（絕望地。）你們男人家，啊，真是的！

村長（彷彿入寤。）葉兒投了井！爲的說一句氣話，這孩子投了井！我

告訴你們，這是我不好，方纔生她的氣，踢了她幾腳！噢！老天爺！就祇一轉眼的工夫！我還踢了她幾腳！她跳了井，葉兒，我的女兒！

村副（向鄰婦。）你在這裏，我趕緊回家取繩子；昨天我從他這邊借了一盤粗麻繩，說是墜人下井撈箕斗，想不到如今他先用！

村長（掀住他的領肩。）我知道，我知道，老天爺不待見我！你去把我媽追回來，說我要她，養活她，祇要她活着，我的女兒活着！她是我

媽，我早就曉得她是，不過我狠了心，我不想認她！噢！老天爺！
老天爺！把那老婆子追回來，說我認她，我叫她娘，叫她老娘，她
的兒子我也認做兄弟，我明白我冤枉了他！噢！老天爺！老天爺！
我誰都認！我誰都認！把那奸計的追回來！把葉兒追回來！把我的
女兒叫回來！我是她生下來的，她是我生下來的！噢！老天爺！老
爺！

村副（掙脫身，白鄰婦。）你攙住他，我去叫人來。

（他向右馳出。）

第十四場

村長（繼續。）我不是人，你不知道！我活到這麼大，沒有把女人當人看。我見不得葉兒她媽，今早我還罵她來的！葉兒我也不待見，我就愛一個人，我愛我的兒子！你不知道，我打發他在省城唸書，將來好坐官。我怕見這一羣女人！我恨這一羣女人！我連老娘也不認！全村人都罵我忤逆！叫他們罵來，我一輩子沒有做過錯事。誰也爬不進我的心來，我把心鎖的嚴嚴的。我誰也不讓進來。我以為就這麼過一輩子，做一輩子的正人君子！可是我家裏冷清清的，和鬼廟一樣，連雞也不叫喚，連狗也聽不見！我知道，可是我扭不轉我的脾氣。噢！老天爺！都是我錯！

鄰婦 我們先去救葉兒要緊！

村長 救葉兒！葉兒是我害的！我踢了她幾腳！我自己不是人，我罵她不是人！我一輩子沒有做爹，我罵她不是我的女兒！我自己沒有心，我把人人當做沒有心！可是這不是我的錯！她小時丟下我，對不起我爹，我一家子人！她害了我一輩子！可是她窮了又來攪我！

（坐臺階上，兩手抱住頭。）

（鄰婦向右溜出。）

村長 （漸漸清醒。）都走了，都走了。（忽然憶起——）他們都在馬房！他們在打救我的女兒！有這事，葉兒！（哭起來。）

——幕——